

易說

易說目次

桐城吳先生全書第一種

光緒甲辰冬十二月門人王恩紱恩績等集貲刊行男翩生謹編次

易說第一册　　　　經說一之一

周易之名說者以交易不易變易釋之皆未審也戴記祭義篇云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是易者占卜之名因以名其官周禮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易與兆夢同類其不以交易變易爲義決也鄭君周禮注云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蓋亦釋易爲占史記大宛傳云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武帝輪臺詔云易之卦得大過發書易者猶云發書卜也易之者卜之也易爲占卜

之名故占卜之書謂之易至參同契謂日月爲易皆曲說也　以上經名

歐陽公謂乾無四德辨文言四德之說取之左氏殆定論也析元亨利貞爲四此左氏解經之例如南蒯筮得坤之比其繇曰黃裳元吉而左氏載子服惠伯之言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與穆姜之說隨繇正同又可以黃裳元爲三事乎漢儒釋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文皆沿左氏之例蓋文辭易明而推論文外新義非本恉也或泥其辭意因左氏易不可以占險之

說至詁周易之名爲險易之易豈不謬哉

乾元亨　坤元亨　屯元亨　大有元亨　隨元亨

蠱元亨　臨元亨　无妄元亨　升元亨　革元亨

鼎元吉亨　比元永貞　萃九五元永貞　諸言元吉者不在此例

彖於他卦元亨皆釋爲大亨而乾坤則皆以乾元坤元屬讀文言亦稱乾元皆不以大爲義此見彖說非出一手比萃皆言元永貞皆謂九居五不動也是其所謂元皆乾元矣爻辭無有言元亨者疑他卦之元亨亦皆謂

乾元也所以稱乾元者九家易云元者氣之始也古謂元氣爲元呂覽名類篇云與元同氣是也乾元者天之元氣也三統厤所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者也坤以承天爲元故漢人謂坤無元凝乾之元說者訓亨皆爲通元亨自當爲乾元開通若云大通則不詞也余又意亨有嘉意晉語司空季子說屯緐云衆而順嘉也故曰亨與穆姜說隨同義若元訓大則亨義宜爲嘉獨大嘉之占可以施之爻今爻無元亨之詞而比萃爻辭之元皆斥乾元則諸卦元亨之義仍以乾元開通爲長張橫渠

云凡言亨者皆陽也
乾利貞　坤利牝馬之貞　屯利貞　蒙利貞　否不
利君子貞　同人利君子貞　隨利貞　臨利貞　觀
六二利女貞　无妄利貞　大畜利貞　離利貞亨
咸亨利貞　恒利貞　遯亨小利貞　大壯利貞　六
五利貞　家人利女貞　損九二利貞征凶　萃利貞
升上六利于不息之貞　革利貞　鼎六五利貞
艮初六利永貞　漸利貞　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
巽初六利武人之貞　兌亨利貞　渙利貞　中孚利

貞　小過亨利貞　既濟亨小利貞　泰九三艱
貞　噬嗑九四利艱貞　大畜九三利艱貞　明夷利
艱貞　坤用六利永貞　比元永貞　賁九三永
貞吉　益六二永貞吉　萃九五元永貞　艮初六利
永貞　小過九四勿用永貞　屯初九利居貞
隨六三利居貞　頤六五居貞吉　革上六征凶居貞
吉　坤安貞吉　訟九四安貞吉
坤六三可貞　蠱九二不可貞　无妄九四可貞　明
夷九三不可疾貞　損可貞　節不可貞　屯九

五小貞大貞
師貞丈人吉　恆六五貞婦人吉　困貞大人吉
屯六二女子貞不字　豫六五貞疾
剝初六蔑貞凶六二蔑貞凶　旅六二得童僕貞九三
喪其童僕貞　諸言貞吉貞凶貞厲貞吝者不在此例
師彖云貞正也說者專據以解經於大貞小貞可貞不
可貞貞凶貞吝義皆不可通元余芑云周禮有祈求貞
又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司農云貞問也
易曰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于陽卜禮中又有

所謂大貞謂卜遷國立君也余氏此說最是說文貞卜問也大貞小貞可貞不可貞大人貞婦人等宜從卜問之訓猶占也牝馬之貞幽人武人之貞君子貞女子貞皆謂占也洛誥我二人共貞馬融注貞當也貞凶貞吝有與洛誥共貞之貞義同者言當此占則凶吝也貞又為定周禮太祝所云求永貞謂永定也釋名貞定也凡易言永貞居貞安貞皆宜從定訓故與征對文如利貞征凶貞吉征凶征凶居貞吉之類是也又太玄交家云齊不以其貞范望注貞精誠也鄭貞之訓宜從之引

申爲心國語不更厥貞大命其傾旅卦之得童僕貞喪童僕貞皆讀心也據左傳文言貞固幹事之語足明貞有固訓戴記曲禮求無固鄭注固猶常也貞既訓固亦可訓常女子貞不字貞疾恒不死當從其訓謚法解大慮克就曰貞貞有成就之義不可疾貞當從其訓此諸貞字皆不得釋之爲正其貞吉貞凶貞厲貞吝各隨文讀之若如舊說云雖正亦凶雖正亦吝則迂迴失義且如否之繇云不利君子之正豈聖人之言乎唯剝之蔑貞當訓爲正耳此義自漢以來皆已失解惟余氏始識

其誤今爲引申如此
易以時爲大故彖於諸卦往往大其時義孔子時中乃易道也乾諸爻皆以時言京房易傳說乾初云衆逆同志至德乃潛以時言也淮南人閒訓云今霜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之淮南但取日夕爲說非乾惕之本義然可謂善言時義矣

卦爻之辭一人之作也以卦辭爲文王爻辭爲周公者
始于馬融陸績徒以王享岐山箕子明夷二事以爲文
王後事耳不知王謂殷王雖文王以前何不可享岐山
之有箕子不用於紂久矣亦不必至囚奴時始可言明
夷也何得以此二文遂懸定爲周公作哉自古皆言文
王演易不言周公文王既爲卦辭而不爲爻辭是其業
未卒也若以用之卜筮遇爻變何以爲占且其文辭體
例無稍殊別若周公續文王之業亦豈必字摹句擬唯
恐其不肖似哉前漢張竇讀箕子爲荄滋而乾鑿度於

既濟九三云文王挺以校易蓋皆不以爻辭爲周公作也乾鑿度於帝乙箕子高宗云上術先聖考諸近世采美善以見王事其說當矣

乾隳韵

亨　貞　　龍　用　田　人　乾　貪　淵　天　人　悔

省

說文夂惕若夤一引作厲漢人引此經多作厲余謂作厲者殆據文言雖危无咎而改之然此卦自九二至九五通爲一韵改夤爲厲則失韵顧亭林不知厲之爲夤

乃云九四隔三爻而與二五爲音此曲説也賁之訓爲敬惕固可云危不必厲乃爲危也惕若連文惕若賁與儼若思文法正同　廣雅乾乾健也大乎權省云陽氣統剛乾乾

王褒云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褒所稱與文言同指張子云大人成性蹟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又

云二三四皆言所遇之時至九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張子舍位而專言德與諸儒說異易道廣大見仁見知不可以一端盡也

蔡澤云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此與文言相發釋文云龍喻陽氣及聖人如上九亢龍豈聖人之事乎淮南繆稱訓云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

合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此與蔡澤義異而亦有合於
無位無民之旨易之道固無不賅也
說苑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
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
也按劉以元首爲公蓋不惟不自尊而已又有書與人
同之義焉尤非老氏不爲天下先之恉也鄭王皆以見
羣龍爲句從劉讀也　以上乾繇
彖象連經據孔疏蓋始于王弼而呂氏音訓乃云弼所
用者鄭氏本考魏志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

象不連經文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高貴所讀即是鄭本明云彖象不與經連是鄭本固經傳別行與王弼本絕異其云注連之者鄭蓋不別爲象彖作注而合其注於經如宋衷陸績於太玄止注測而范望自解贊之例呂氏據此以爲鄭合彖象於經誤也鄭王二學不同鄭云神農重卦王謂伏羲自重鄭云卦辭爻辭竝文王作王從馬融謂爻辭作于周公鄭云彖辭爻辭也王以卦辭爲彖爻辭爲小象其爲說不同如

此豈得謂王用鄭本乎

史記但言孔子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而無篇數漢志乃言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孔疏載其目云　上彖　下彖　上象　下象　上繫　下繫　文言　說卦　序卦　雜卦　以爲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余謂史記所云繫彖者今所云彖者也所云說卦者今繫辭中所引諸爻是也然則易中孔子作者無幾班氏雖云十篇然但云孔氏不云孔子葢十篇中不盡孔子之文如繫詞文言稱引子曰尤其明證謂其出自

孔氏則可謂爲孔子所作則妄矣又如小彖乃經生之文章解句釋歐陽公後之賢達其易童子問尚畧疏一卦大義而不屑屑於章句會謂孔子顧歐陽氏之不若哉是殆後儒續彖而不敢與彖相亂而坿于大象篇後鄭氏尚名之爲彖至王弼取以坿經乃始名之爲小象也然戴記深衣已引坤六二小象之文爲易則其來久矣鄭氏十篇之目蓋亦未審今別定之以爲　大象

彖　小象　繫辭三篇余別有說　文言　說卦　序卦

雜卦

彖象等謂之傳見於漢書儒林傳王弼本乃有乾傳泰傳噬嗑傳咸傳夬傳豐傳之名今或題爲彖傳象傳則非是太玄以玄首玄測擬易彖易象蓋釋卦辭者即謂之彖釋卦象者即謂之象而班氏名此彖象爲傳耳今謂卦辭爲彖爻辭爲象因稱釋卦辭者爲彖傳釋爻辭者爲象傳是增立名字也如鄭本卦辭爻辭并謂之彖則象傳復何屬乎至若繫辭文言序卦雜卦下皆綴傳字尤爲無取矣太史談受易楊何而謂諸以正易傳爲意蓋孔子易傳爲後人所竄亂談其知之矣　以上坿

論十翼

劉瓛注彖斷也楊子雲云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是彖

彖者孔子之易之名非文王之易名矣知者觀其彖辭

則思過半謂觀孔子之彖辭也以此知繫詞之作于後

儒故司馬談受易於楊何而稱繫詞爲大傳當時尚無

繫詞之稱亦不以爲孔子作漢上朱氏乃言使文王卦

辭不謂之彖孔子何以言知者觀其彖詞真謬見也然

易本有彖故孔子爲之彖辭繫云彖者言乎象者也又

云彖者材也又云爻彖以情言此皆指謂易本有之彖

非謂孔子彖辭猶易本有象而孔子爲之繫象也乾鑿度云陽以七陰以八爲彖合而爲十五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而十五彖變之數若一鄭君注云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連山歸藏占彖周易占變是易以不動者爲彖不動故可以觀象可以論材其以爻彖幷言者爻言其動彖言其不動者也蓋七八爲彖九六爲爻矣但不得因易本有彖遂稱孔子之彖詞爲彖傳耳

自太史公楊子雲皆以彖爲孔子作矣余疑有後人附

益者其章解句釋有同小象巽君子引而不發之恉也乾坤二彖說元亨之義最爲閎深大有彖云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鼎彖云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皆言陰爻應陽爲乾元之亨與乾坤彖義相附蠱之元亨因先甲後甲而著天行之義亦與乾坤義合屯隨革皆言大亨則與乾坤之元乖違矣臨无妄升雖皆以剛中而應爲元亨之義而其詞仍曰大亨則猶未能愜洽也此釋元之失義者也張子云凡言亨皆陽也此最得易恉惟旅巽之亨據陰爲言故別其辭云小亨

以別於他卦之亨而象於小過之亨以為小者過而亨於賁離亦主柔爻言亨非其義矣至如既濟經言小利貞而彖乃云小者亨也明與經不合後人至以亨小斷句尤失辭理此釋亨之失義者也乾之利貞云六位時成各正性命則貞之義當為定猶坤用六之利永貞也既濟之解利貞云剛柔正而位當者以定為義晉語釋屯繇云內有震雷故曰利貞亦以定為義也坤云利牝馬之貞則貞之義當為占也後凡云利某之貞皆謂占也而諸卦之元亨利貞彖皆釋為大亨以正同人之利

君子貞釋爲君子正及大畜大壯萃漸之利貞所謂大正大者正聚以正漸以正者皆非其義矣師之貞大人吉鄭司農周禮注解爲問于大人引國語貞于陽卜爲證足見漢代師讀不盡依彖例以恒之貞婦人吉困之貞大人吉則鄭讀爲長頤之貞吉與他卦貞吉同辭而彖以師貞頤貞爲句釋爲衆正養正殆亦誤解此釋貞義之失者也升之名卦以陽升爲詞太玄擬之爲上爲干上首云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干首云陽扶物而鑽乎堅鉛然有穿皆以陽升說之而彖乃曰柔

以時升非柔危剛勝之義此又彖之失也五行分配八卦乃漢世營于巫祝之謬說聖人宜其弗道而益彖本道乃行果何說邪程子知其不安改本爲益然古本皆作本明非譌文此又彖之失也易之變動不居繫云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可謂盡之矣必謂某卦自某卦來此曲說也以上諸事似皆顯而易明前儒無議及者歐陽公於繫詞文言皆嘗論定顧亦未嘗疑彖余故備列之意孔子所爲彖辭不過畧舉數卦著大義而已不如是之好盡也然則今可決知爲孔子之文者獨大象一篇

而已

天行者行猶運也猶五行之言五運淮南原道篇天運地壥高誘注運行也行運可互訓趙汝楳云集韵乾或作㨗因譌爲健按劉表云詳其名也謂詳卦之名則劉本健當作乾矣釋文失載耳

萬物資始鄭云資取也統天鄭訓統爲本九家訓繼惟孔疏用莊氏義以爲統領下御天以爲控御天體者最是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元氣生天地故能統天御天爲萬物之祖故萬物資之以爲始也此

贊乾元不專論卦而荀爽謂六十四卦受始于乾猶萬物之生本于天者引而近之于易道也張子云雲行雨施散而無不之也言乾發揮徧被于六十四卦各使成象此與荀義畧同

虞果以大明爲日是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喻乾元之散被六十四卦大明終始喻乾元之周流六爻故下言六位時成時成者是成也而時乘六龍以御天即申此文之義雲雨日龍皆喻乾元也此上釋元亨此下至萬國咸寧皆釋利貞也

潛夫論云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雖爲所覆載亦在我何所之耳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此釋御天謂以我御天非彖之本恉而義至精以御駟馬說乘六龍亦孟京遺說見五經異義

乾道變化者乾變化而爲坤也變化一事耳不必析言之言獨陽不生與坤變化而後六十四卦各得其體彖是各正性命也各正性命以養成乾元故利貞定也太和即乾元也說文保養也魯語詩所以合意韋注合成

也荀虞必以成既濟爲各正性命以既濟剛柔皆正耳乾道變化豈專爲欲成一既濟而然哉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乾元之布於六十四卦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六十四卦分陰分陽復還於乾元也　以上乾彖

小象之篇在古不知其何名鄭君尚以爻辭爲象則於說爻辭者不名爲小象明甚而虞翻屢引其辭稱爲象曰則似舊有象名要之此篇爲續象而作不欲與象相亂而坿于象篇之後後人從而名之爲小象耳今學者因繫辭往往爻象幷舉乃欲改名爲爻傳不知繫云爻

效天下之動彖則其不動者爻象並言象亦謂其不動者非謂卦辭爻辭之辨也小象雖續彖辭既不得仍名為彖彖者言乎其象彖象二者可以互受通稱與其妄改爻傳之名不如仍稱小象之為得也小象雖續彖其諸卦貞字尚未如彖之專主正字為訓蓋彖之為後人坿益者又在小象之後小象不敢自同於彖而坿益彖詞者乃妄以私意羼入孔子文中是其得失之辨也大象自為一篇不可附經彖小象雖亦各自為篇既皆釋經而孔子舊彖又為後人竄亂今皆坿經之後不更別

出爲蘢其亦可也
坤六三可貞以時發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訟六
三貞厲從上吉也　九四安貞不失也　比六二貞吉
不自失也　六四貞吉以從上也　履九二貞吉中不
自亂也　小畜上九婦貞厲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否
初貞吉亨志在君也　謙初六貞吉亨志在君也六二
貞吉中心得也　隨六三利居貞志舍下也　蠱九二
不可貞得中道也　賁九三永貞吉終莫之陵也　无
妄九四可貞固有之也　頤六五居貞吉順以從上也

咸九四貞吉未感害也　大壯九二貞吉以中也
家人六二貞吉順以巽也　解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損九二利貞征凶中以為志也　上九貞吉大得志也
益六二永貞吉自外來也　姤初六貞吉柔道牽也
萃九五元永貞志未光也　升六五貞吉大得志也
革上六征凶居貞吉順以從君也　鼎六五利貞中
以為實也　中孚上九貞凶何可長也　小過九四勿
用永貞位不當也　未濟九四貞吉悔亡志行也

已上諸貞小象皆取定義不以為正也

屯初九利居貞志行正也　需九五貞吉以中正也　臨
豫六二貞吉以正中也　隨初九貞吉從正吉也　晉初
初九貞吉志行正也　遯九五貞吉以正志也　艮初六利
六貞吉獨行正也　六二貞吉以中正也
永貞未失正也　未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已上諸貞小象雖以正爲言而義仍多從定訓
師六五貞凶使不當也　履九五貞厲位正當也　泰
上六貞吝其命亂也　隨九四貞凶其義凶也　噬嗑
六五貞厲无咎得當也　頤六三貞凶道大悖也　恒

初六貞凶始求深也　九三貞吝无所容也　大壯九三貞厲君子用壯小人罔也　九四貞吉尚往也　晉九四貞厲位不當也　上九貞吝道未光也　解六三貞吝亦可醜也　革九三貞厲又何之矣　巽九五貞吉位正中也　上九貞凶正乎凶也　節上六貞凶悔亡其道窮也　未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已上諸貞小象皆以當爲義謂當之者吉也凶厲吝亦然

屯九五小貞吉大貞凶施未光也　觀六二利女貞亦可醜也　恒六五貞婦人吉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巽初六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已上諸貞小象皆以占爲義

泰九三艱貞无咎以光大也　噬嗑九四利艱貞吉未光也　大畜九三利艱貞上合志也　明夷六五利貞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升上六利于不息之貞消不富也

已上諸貞小象皆以精誠爲義

剥初六蔑貞凶以滅下也六二蔑貞凶未有與也

此貞小象蓋以正爲義

旅六二得童僕貞終无尤也九三喪其童僕貞其義喪也

此貞小象蓋以心爲義

屯六二女子貞不字乘剛也　豫六五貞疾乘剛也

此二貞小象蓋以固爲義固者久也

明夷九三不可疾貞乃大得也

此貞小象蓋以就爲義

白虎通云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此以陽動釋乾乾也惟健故動而不息終則又始故云反覆道也道者行也姚承樸云荀子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也注道行也

或躍而仍在淵四以初爲應是主於退而象據其時義言之以爲雖進固无咎也劉向封事云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大人造

當依二劉爲大人聚蓋乾諸爻皆大人也文言燥溼龍虎之說正發朋大人聚之事九家云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爲君或云聚字不韻蒙謂古魚虞模部與支脂部多通漢人用韻猶然司馬相如文德洋而恩普今獨曷爲遺已班固賦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此類甚多也　以上乾小象

太史公以文言爲孔子作而歐陽公據篇首穆姜之言以爲非孔子且云左氏著書亦欲信今傳後若本孔子之言而以爲出於穆姜其誰信傳之立說可謂至辨後

儒雖欲曲護文言而不能奪也至謂子曰爲講師之言則似未審凡易傳所引子曰固皆孔子也余向謂文言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以下所說乾坤二卦爲一篇乃孔子之文言其前釋四德及引子曰云者與再釋六爻之詞皆七十子之後所增其文牴牾重復蓋本自爲論而傳寫者妄合後文爲一當太史公時蓋猶截然可辨也今覆讀之前後雖非一手而後文兼釋孔子之彖其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蓋云彖之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乃六爻發揮旁通之說也

所謂雲行雨施者乃天下平之事也若以爲孔子作則此數言與彖復重爲贅詞矣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亦釋彖乃順承天之義文言不惟釋彖其于小象乾五之大人聚坤初之馴致其道皆疏通證明之是又在小象之後然則其猶在七十子商瞿子弓之徒之後者歟李心傳云繫詞文言皆後人取夫子之說而彙次之故文埶與中庸相似其說是也然則太史公所云孔子爲之說卦文言者乃謂繫詞文言中所引孔子諸說耳豈謂全篇皆孔子作哉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游定夫引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此易世正與彼同釋文不成名無乎字今案乎字當有此二句相偶爲文

龍德而正中者也楊子雲云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子雲又云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時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子雲於易可謂善言時中矣其說亨貞利亦據四德而不言元則以乾元連讀也乾元即龍也大

予予文以罔直蒙茜冥擬乾元亨利貞亦依文言四德也其擬文言不及乾元始而亨以下

善世而不伐古世大通用如世叔世心世室世子皆以世爲大此善世即善大與德博對文說苑河閒獻王曰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似用此文今本化下疑脫廣字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此二文皆兩見亦文言本兩篇之證說者於易皆以九五爲君此但據六爻之定位言之耳繫云

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則陽爻爲君矣九二言君德以其始出而德施均徧也九家云乾六爻皆當爲君其說當矣此言君德下言天下文明皆大人得位之事乃又云時舍何也舍非用舍之舍史記律書舍者舒氣也楚令尹子發名舍鄭子展名舍之然則時舍猶時發也王注時之通舍孔疏云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通亦舒發之恉

可與幾也幾者望也與史記晉世家毋幾爲君之幾同說者以微釋之誤也知至至之可行則行也知終終之

可以止則止也因其時而惕者張子云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文言於四亦言進德修業與三同惜發易繇言表之趣矣

論衡龍與雲雨同氣風之與虎亦同氣類又云虎嘯谷風生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汝綸案此節所論各從其類均與小象大人聚之義相發劉氏父子所見本勝他家遠矣

上九貴而无位亦以君道言之无位失其所也下言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其爲君事甚明漢書五行志說此經

云君有南面之尊而亾一人之助盛陽動進輕疾亦明
言為君驕熈父云天子有匹夫之行是无位也兆庶有
崩离之心是无民也得其義矣王弼因貴而无位之文
乃言初上無位此妄說也如屯初九利建侯益初九利
用為大作此豈得言无位乎至上爻言居位者尤多蒙
上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大有上九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而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天子謂上九也剥
上九君子得輿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大畜上九何
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离上九王用出征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損上九得臣无家鼎上九玉鉉在上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此諸爻又可以為无位乎凡謂五為君者以爻之所處之位言之謂九為君者以爻之陽陰言之而隨時取義因卦立象則又不必五位不必陽爻而皆可為君夫豈滯于一端哉王弼謂潛龍勿用下也一章以人事明之陽氣潛藏一章以天氣明之天下文明位乎天德豈得為天氣乎又案位乎天德言德不言位位與立通借謂立德也位又叚為涖廣雅涖盡也云天德者漢臨淮袁太伯云天不

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太伯有
易章句論衡稱其書雖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此下所釋與彖傳
相發始而亨而讀為能趙汝楳謂此以元為始非也謂
乾元為卦爻之始一爻上通六爻一卦旁通六十四卦
皆自此乾元始故曰始能亨者也性情謂乾之性情言
剛健不息之道宜貞定不變也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
利云者非以釋利字也天道君道固皆如是贊乾元也
六爻發揮旁通張惠言讀旨通字絕之是也陸績云乾

六爻發揮變動旁通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此易象之自然漢人傳述大率諸家矜同故荀虞卦變無甚參差但此乃觀象之學而諸儒用以解說文辭遂至牽率支離是其失也又如孟京卦氣足驗陰陽進退之機亦不得謂非易之指趣故子雲準易作全用卦氣然亦觀象之學於文辭無與也辭則各指所之未可執象以求辭所取之象所謂假物以喻意者亦與卦畫之象有辨不得强合而混同之也

六爻旁通以成六十四卦此重卦之事太史公楊子雲

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卦而後儒乃妄謂伏羲已為六十四卦至或以為神農重卦此無足深辨者易繫謂易興于中古作易者有憂患又明著之為文王與紂之事其不謂伏羲明矣而陳九卦以證有憂患之說是九卦文王始有也重卦果始于羲農豈得以此九卦歸之文王乎故知馬楊非妄說也獨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何頗疑其牴牾及讀淮南王書乃明其故淮南云伏羲為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蓋八卦既立即可變為六十四矣然卦畫仍止三爻也至

文王增為六爻則何之六十四變成為六十四卦矣變非卦也卦之用也猶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至焦氏易林乃始為此四千九十六卦而周易雖具其變而卦仍止六十四也周禮所謂別皆六十四者別即變也知三易之別皆六十四者為六十四變而非六十四卦則文王重卦無足疑矣

日可見之行也日當為曰三四重剛蔡淵云重乾也

白虎通云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

吉凶最能發文言指趣

先天而天弗違統天御天之說也後天而奉天時坤之順承天之說謂法天也此二句兼乾坤之德　以上乾文言

凡易之所謂元亨皆乾元也坤之元亨而彖稱坤元者何也九家謂乾氣至坤坤者純陰配乾生物其說是也彖云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无疆者乾也坤與之合德故亦曰坤元矣

利牝馬之貞猶云利牝馬之占也安貞永貞謂安定永

定也說均見前

先迷後得主為句利一字為句蘇子瞻云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是也大玄迷贊云兢其股鞭其馬寇望其戶迷利亦以利字絕句擬此文也諸家以利字上屬或下屬皆失之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說者以說卦巽離坤兌為西南乾坎艮震為東北其說似矣吾謂說卦帝出乎震云云乃因經中西南東北之文而推衍為說使經之意果如說卦所云則是先有此方位而經乃據以立文矣未必然

也漢律厤志云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又云未之衝丑孟康云未在西南此以十二律十二子配方位乃律數家傅合之說殆非經恉史徵口義訣云西南坤位東北艮位則亦據說卦爲言西南既坤之本位又何以謂之得朋乎至荀虞諸人尤爲妄說余讀淮南詮言篇云陽氣起于東北盡于西南陰氣起于西南盡于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𣹢相遠以爲此殆古易家說禮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天地温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大旨畧同

坤之西南得朋者陰氣起于西南也東北喪朋陰盡而陽起也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解之利西南則又以西南爲外卦東北爲内卦固與坤義異不可滯于一說也京房說得朋喪朋云女既嫁降父之服臣既仕先公後私

楊震云臣聞師言坤者陰精當安靜承陽此古易家說安貞吉之義也亦即順承天之義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此釋利牝馬之貞義也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此釋君子有攸往先迷

後得主也常主皆職也職訓主又訓常故以得常釋得主也君子攸行與柔順利貞相比以協韻而義則分屬上下說者多失之又案王怒已有此說

大象地埶坤虞云埶力也按坤厚載物此地力也

坤縣韻

霜 方 至 利 章 貞 成 終 囊 裳 黃

貞

淮南子云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櫡炮烙生乎熱斗論衡云陰陽物氣自有終

始履霜已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此皆見微知著與小象文言相發而春秋繁露云天之氣徐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遜也此亦小象馴致文言積漸之恉爻繇兼此二義也小象當依魏志許芝奏作初六履霜

王介甫云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汝綸案直方絕句象文言並同鄭厚吳澄以爲六爻皆協霜韵是也大者陽也習者重也大不習者不重陽也坤無一陽而云不重陽者凡爻詞有以變

言者故彖稱六二之動以爲諸卦凡例六二動而爲陽而上下皆陰故謂之大不習此坤之師也彖釋之爲地道光光廣通借凡言光大皆廣大也地道廣者陰爻多也此說經大不習之義也

淮南子云詩曰六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于近成文于遠馬國翰云含章即尚絅之義動于近成文于遠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義合汝綸案凡含者以爲發之地也含之不貞固則發之不暢而所含不章美則亦不足以貞固矣故曰含章可貞而彖釋爲以時發也發之者

何即下所云從王事也漢郭究碑含章吐忠或從王事无成有終龍昌期云成制也終就也小象知光大釋无成有終而但舉或從王事者郝懿行云省文也小象多此例

荀子非相云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今象以爲慎文言以爲賢人隱與荀子義異象文言疑皆在荀後荀義爲長淮南子引廣成子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爲敗等語說此文則黃老之恉非繇義也

朱穆云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

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說彖義最爲得理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非聖人
之言也善不必慶不善不必殃此有命焉夫子蓋罕言
之凡君子行道固皆以自爲不顧問天之報施何如後
世釋氏之徒乃專以禍福勸戒聖人豈如此淺陋哉謙
彖云鬼神禍淫而福謙亦與此同皆理之不可必者夫
不可必者不可以爲教也而以況履霜堅冰之說夫霜
之馴致于冰此必然之事也善惡殃慶時然時不然之
事也比而同之豈有當哉

大史公引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史公所見本與今小異當從史蓋言順也釋小象之馴繁露作遜義同

戴記深衣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鄭注政或爲正汝綸謂政正同字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無偏重也

韓非解老云理者成物之文也荀子云形體色理以目異然則理者謂其外之成文者也通者徹也黃中通理謂中黃而其文徹于外也居讀爲倨倨者直也樂記倨

中矩句中鉤荀子修身篇云體倨固而心執詐廣雅倨傷也玉篇傷直也是倨之訓為直也倨之訓直而左傳云直而不倨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史記酷吏傳趙禹為人廉倨謂廉直也正位倨體謂正位直體也

陰疑于陽孟喜云陰乃上薄疑似于陽必與陽戰其說至明後儒讀為凝安也為其兼于陽今衍无字九家云陰陽合居故曰兼陽鄭本作溓讀為慊而訓為雜此皆本無无字王弼本蓋讀為嫌而釋之云嫌于非陽而戰後人因弼注而誤衍无字故釋文不載諸家異同也令

黃經但言血而文言以天玄地黃釋之此經師穿鑿之說非經恉矣　以上坤

屯序卦云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雜卦屯見而不失其居彖云剛柔始交而難生晉語屯者厚也左傳屯固比入是屯有數義太玄準之以礥以閑于礥云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生物之難也于閑云陽氣閑于陰礥然物咸見閑礥閑二義皆本易傳說文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屮貫一尾曲一地也亦本易傳而內外傳厚固二義說者往往遺之又廣雅屯聚也蓋亦易

義蓋盈而後聚聚而厚且固皆一義引申惟難為異義
晉語司空季子云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
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
故曰屯不惟訓詁不同其震為車坎為衆取象亦異
屯之元亨利貞象以為大亨貞矣司空季子則以元為
長以亨為嘉其說云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
又云內有震雷故利貞與象絕異其云內有震雷者雷
主震動故利于定也又內傳孔成子史朝筮立君亦以
元為長然筮占之事往往望文生義不必皆合經指余

謂屯之元亨以乾元自初而上至于五也其上猶痎于一陰太玄所云陽氣閡于陰礥然者也故利貞利貞故勿用有攸往元亨故利建侯季子曰小事不濟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此則深得經義白虎通云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故立之按班氏此說發建侯之所以利也歐陽公云居屯之世勿用有攸往者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

也故曰利建侯卦以初爻為主卦之繇與初無異而與九五乃適相反初之盤桓利居貞即勿用有攸往也張表碑度時否泰畔桓利貞孔疏盤桓不進之貌是也九五陽陷陰中所謂一夫之行故小事則吉而貞問大事則凶也初利建侯五屯其膏亦相反也諸陰爻二乘初為難三遠初為窮四應初為明二之屯邅疊韻連緜字即說文之駗驙也廣雅屯驙難也幽通賦紛屯亶與蹇連用此經也乘馬班如猶古詩之言車班班耳作般者通借字非盤旋不進也其云不字者承上昏媾為義也

禮以許嫁爲字戴記笄而字其禮蓋文王前已有也或以字爲妊育此言女子不言婦妊育義非也十年乃字者美惡周必復故云反常謂復常也三之幾不如舍王注幾辭也蘇子瞻以爲殆也皆是其象以從禽程沙隨云蔡邕石經郭京舉正皆作何以從禽疑是也君子舍之往吝爲句窮也爲句讀者多失之逐鹿而無虞人無可得禽空行空反而已故曰惟入於林中也果君子也殆不如舍而勿往也淮南子說之云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

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淮南此說殆謂君子舍之為懼

失仁義也吝者焉云恨也虞云疵也二於初非應以相

比為義故有疑冦之說四則宜為昬媾矣虞翻云之外

為往是主五為文非卦義且往字不皆主之外也蹇上

云往蹇損上云利有攸往已上矣外復何之乎五之屯

其膏屯當訓固謂固閉也谷永疏云民饑饉而吏不䘏

百姓困而賦歛重引此爻證之孟康注遭屯難饑饉君

當發倉廩振濟百姓當是易家說上六以陰居上淮南

引此爻說之云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鹽鐵論云

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後必泣血據此則班如猶翰如耳訓為躓訓為別者皆非也諸爻並同

象剛柔始交而難生者前二卦柔剛各分至此卦始交也難生者屯之訓為難故此卦為難生也不以二體言雷雨之動滿形虞云坤為形坎水流坤故滿形是本為滿形猶乾之言流形也今作滿盈殆是誤字天造草昧造之言始也見廣雅而不寧鄭讀而為能訓能為安能不寧猶柔遠能邇之能矣如字讀者非也

大象乃舉隅待反之恉示人學易之方固非以為易之

道盡括于此也如此卦司空季子云車上而水下必伯
是亦一象也經綸作經論者字通借耳無異義也
虞注諸卦往往以既濟定爲言皆非經恉惟屯之六三
所云君子舍之者實以既濟言之既濟利定故往吝
以上屯
易卦觀象制各宜通六爻而成體而象則往往以內外
二體釋之又或專以主爻釋之如臨之剛浸而長噬嗑
之頤中有物者少矣大氐所擬則多於觀象之學有得
如屯之爲磒爲閑其義謂陽動而磒而見閑于陰也嘗

之爲童其詞云陽氣始窺物僮然咸未有知謂陽自九二而上出陰之上而爲上九此其爲始窺也後皆類此今幷載于左俾覽者由予通易爲觀象之一助云

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 公

中 中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乎中

復 剛反 辟

周 周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

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 侯

礥 礥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也

閑 閑陽氣閑于陰礥然物咸見閑

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大夫

少 少陽氣澹然施于淵物濂然能自戴

睽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卿

戾 戾陽氣孚微物各乖离而觸其類

升柔以時升　公

上　上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

干　干陽氣扶物而鑽乎堅鋊然有穿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　辟

狩　狩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

羨　羨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

小過　侯

差　差陽氣蠢闢于東帝由孳雍物差其容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大夫

童　童陽氣始窺物僮然咸未有知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卿

增　增陽氣蕃息物則增益日宣而殖

漸止而巽動不窮也　公

鋭　鋭陽氣岑以鋭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

泰天地交而萬物通　辟

交　交陽交于陰陰交于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

需 須也險在前也 侯

隨 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大夫

晉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 卿

解 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公

大壯 剛以動故壯 辟

豫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侯

達 達陽氣枝枝條出物無不達

耎 耎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

傒 傒陽氣有傒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願

從 從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嶽物企其足

進 進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

釋 釋陽氣和震圛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

格 格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郄之

夷 夷陽氣傷彊陰無救瘣物則平易

樂 樂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淳物咸喜樂

公

訟 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大夫

蠱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卿

革 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公

夬 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辟

旅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 侯

師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大夫

比 輔也下順從也 上卿

爭 爭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

務 務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

事 事陽氣大冐昭職物則信信各致其力

更 更陽氣既飛變埶易形物改其靈

斷 斷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而能有斷決

毅 毅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

裝 裝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

眾 眾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嫭大眾多

親 親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

小畜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公

乾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辟

大有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侯

家人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大夫

井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卿

离　重明以麗乎正

咸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公

旹　旹陽氣親天萬物允蘭咸旹無間

歙　歙陽氣大滿于外微陰小歙于內

橿　橿陽氣統剛乾乾萬物莫不橿梁

睟　睟陽氣袀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

盛　盛陽氣隆盛充塞物寘然盡滿厥意

居　居陽方躆膚赫赫爲物城郭物咸得度

法　法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彼則

應　應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于下上下相應

迎　迎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

姤 柔遇剛也 辟

鼎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 侯

豐 大也明以動故豐 大夫

渙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卿

履 柔履剛也 公

遯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辟

恒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侯

遇 遇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

竈 竈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熱之

大 大陰虛其內陽逢其外物大與盤蓋

廓 廓陰氣瘞而急之陽氣恢而廓之

文 文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禮 禮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

逃 逃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

唐 唐陰氣滋來陽氣滋往物且盪盪

常 常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

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　大夫

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卿

損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公

否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　辟

巽　重巽以申命　侯

萃　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大夫

大畜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卿

永　永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

度　度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舍各得其度

昆　昆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

減　減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

唫　唫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唫

守　守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

翕　翕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

聚　聚陰氣收聚陽不禁御物自崇聚

積　積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

賁 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公

震

觀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辟

兌 剛中而柔外

歸妹 說以動所以歸妹也 侯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 大夫

明夷 明入地中明夷 卿

困 剛揜也 公

飾 飾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

疑 疑陰陽相礙物咸彫离若是若非

視 視陰成魄陽成兆物之形見咸可視

沈 沈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

內 內陰去其內而在于外陽去其外而在于內萬物之既

去 去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

晦 晦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

瞢 瞢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瞢瞢

窮 窮陰氣塞宇陽亾其所萬物窮遽

剝　柔變剛也　辟

艮　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侯

既濟　大夫

噬嗑　頤中有物曰噬嗑　卿

大過　公

坤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辟

未濟

割　割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

止　止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

堅　堅陰形勝冒陽衰厥緒物競堅彊

成　成陰氣方消陽藏于壼物濟成形

鬬　鬬陰陽交跌相鬬成一其禍泣萬物

劇　劇陰窮大泣陽無介儔离之劇

失　失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失陷不測

馴　馴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馬見其根

將　將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

蹇 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大夫
難 難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于淵

習坎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勤 勤陰東沍難慰創于外微陽邸冥膂力于內

頤 卿
養 養陰弸于野陽藘萬物赤之于下

公中孚 中牛一度　辟復 周五度　侯屯 須女二度　冬至十一月中

侯屯 閑六度　大夫謙 少十度　卿睽 戾虛四度　小寒十二月節

公升 上八度 干危三度　辟臨 符七度　辟臨 羨十二度　大寒 中

侯小過 差十六度　大夫蒙 童營室四度　卿益 增八度　立春正月節

公漸 銳十三度　辟泰 達壁一度 交六度　侯需 耎奎一度　雨水 中

侯需 傒六度　大夫隨 從十度　卿晉 進十五度　驚蟄二月節

公解　釋畢三度　辟大壯　格八度　夷十二度　侯豫　樂胃五度　春分　中
大夫訟　爭九度　卿蠱　務十四度　卿蠱　事昴四度　清明三月節
公革　更九度　辟夬　斷畢三度　辟夬　毅七度　穀雨　中
侯旅　裝十一度　大夫師　衆十三度　卿比　必參三度　親七度　立夏四月節
公小畜　斂井三度　辟乾　橿七度　辟乾　晬十一度　小滿　中
侯大有　盛十六度　大夫家人　居廿度　卿井　法廿五度　離　應廿九度　芒種五月節
公咸　迎鬼一度　辟姤　遇柳一度　侯鼎　竈六度　夏至　中
大夫豐　大十度　大夫豐　廓十五度　卿渙　文七星四度　小暑六月節
公履　禮張二度　辟遯　逃六度　唐十一度　侯恒　常十五度　大暑　中

侯恒永翼二度　大夫節度六度　卿同人昆十一度　立秋七月節
公損減十五度　辟否晻軫三度　辟否守六度　處暑　中
侯巽翕十一度　大夫萃聚十五度　卿大畜積角三度　白露八月節
公賁飾七度　震疑十二度　辟觀視亢九度　兌沈七度　秋分　中
侯歸妹內氐五度　大夫无妄去九度　卿明夷晦十三度　寒露九月節
卿明夷費房三度　公困窮心三度　辟剝割尾三度　侯艮止六度　霜降　中
侯艮堅十度　大夫既濟成十五度　卿噬嗑闔箕一度　立冬十月節
公大過失六度　公大過劇十一度　辟坤馴斗三度　小雪　中
侯未濟將九度　大夫蹇難十三度　坎勤十八度　卿頤養十二度　大雪十一月節

太乙以卦氣爲次卦氣之說以陰陽進退明易道之消息其傳出于孟氏蓋古易師之遺學今學者信河圖洛書後傳之妄說而獨不取卦氣最古之傳是眞也唐一行卦議云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京氏又以卦爻配期坎離震兌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自乾象以降皆因京氏京氏減七十分爲四正之候其說不經當依孟氏坎離震兌廿四氣次主一爻據此則孟京卦氣不同孟以坎離震兌四正六爻爻主一氣所謂方

伯之卦也京氏則以四正卦入節候中其用事自分至之首大玄以勤準坎以應準离以疑準震以沈準兌皆在節候之中而不在分至之首蓋與京氏大同小異而不用孟氏班孟堅稱其與太初厤相應蓋子雲厤學精矣司馬溫公注玄乃不以勤應疑沈準四正而謂四正不在節候之中是強子雲以合孟氏而不知其說之不同也坿辨於此　以上附論太玄

序卦云蒙者物之穉也蓋人物之穉皆謂之蒙卦爻皆主童蒙而上九一爻又主愚蒙別出為義易辭每如此

所謂各指所之也屯之義爲難而九五之屯其膏則爲

固需之義爲待而九五之需於酒食則爲貢師之辭皆

言兵而上六之開國承家則以容民畜衆爲指他多類

此虞翻說未濟云濟成也小狐汔濟又云濟渡通其故

矣

亨之爲通達詁也其云嘉之會者古者亨享同字享爲

嘉禮故又訓嘉然施之此彖以亨行時中則於詞爲窒

法言云亨龍潛升若釋爲通龍嘉龍義亦窒也其云潛

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推是言之亨有隨時之義

惜乎古訓亡矣今類記彖之釋亨義者覽者可以意求之又案法言之亨龍即乾元亨也以乾元爲龍耳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小畜亨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 復亨剛反 離利貞亨柔麗乎中正故亨 咸亨 恒亨二卦皆通釋卦詞不專詁亨義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萃亨不釋亨 困亨困而不失其所 震亨不釋亨 豐亨不釋亨 旅小亨通釋卦詞 巽小

亨同上兌亨不釋亨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小過亨小者過而亨也既濟亨小者亨也未濟亨柔得中也

張子云凡言亨者皆陽也今考彖於卦有主陽爻爲言者蒙小畜復遯困節是也有主陰爻爲言者噬嗑賁离小過既濟未濟是也有陰陽并言者謙渙是也咸恒震豐旅巽兌雖不專釋亨義以彖例推之震豐以陽言旅巽兌以陰言而咸恒則陰陽并言之萃亨之亨馬鄭虞陸本皆無之今本有者衍字耳要之凡言亨者皆以往

來上下爲義此說者所以主通立訓也顧六十四卦無
不有往來上下之象而獨此諸卦言亨則固不敢彊解
荀虞諸家則一以卦變言之王注讀以亨行爲句時中
也爲句程傳依之
白虎通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于外者尊
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
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蔡邕劉叔則碑亦云童蒙來
求盧文弨王念孫據此云經本有來字王樹枏云王注
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輔嗣本亦有來案釋文云

一本作來求我是舊本有來字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雖養蒙之道文王亦兼發卜筮之例也彖云瀆蒙也者若曰其瀆也乃其蒙也告之而猶蒙故不告也解者失其句讀以瀆蒙連文非是蒙以養正者以養蒙之道養正也是育德之事也故曰聖功也德之育也以果行育之山下出泉其就下也沛然莫禦是果也物穉不可不養是育也初六有發蒙之象王者之刑亦所以發蒙者也故利用之用說桎梏以往六字爲句說桎梏以往者謂不用刑也用刑則利不

用刑則吝也九二包蒙京房作彪蒙鄭陸依之云彪文也王懷祖引胡廣法高卿碑云彪童蒙作世師蔡邕圈叔則碑云童蒙來求彪之用文又袁公夫人靈表云俾我小子蒙昧以彪則漢人讀此經皆作彪蒙作包者音誤也虞王皆依包文解之非也納婦一事也子克家又一事也於彪蒙外別出二事以盡此爻之義而象但釋克家一事餘二事可推知也三之不順王逢云應上而比下是也金夫朱子謂以金賂而挑之者蓋謂二也困蒙者王注獨遠於陽闇莫之發也蔡邕文烈侯楊公碑

云士子困蒙匪師不教又陳球碑凡我困矇矇蒙之借字五之順順上也蒙而順上是童蒙之象巽者入也少成若天性故易入也云巽者順於上則變而從上五變則成巽也虞云動而成巽是也上之剛有擊蒙之才擊之事有爲寇禦寇二者利于此不利于彼戒辭也象云上下順者釋其所以能擊也馬鄭作繫蒙而說不著疑擊字爲是蔡邕明堂論引此爻云利用禦寇按象有用字當從蔡本　以上蒙

需有二義象釋爲須者乃其一耳鄭讀需爲秀云陽氣

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此又一義也讀爲秀者蓋其義爲懦也左傳需事之賊也是其證矣考工記鮑人之事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注讀爲柔需之需韗人馬不契需注讀爲畏需之需孔彪碑云固執謙需梁休碑亦云謙需自勑是需之爲懦乃漢以前常語大玄準需以耎傒二首知需之名卦必兼懦須二義前四爻皆取須義而九五之需于酒食則取耎懦爲義古人於宴安福祿則以柔退爲主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又案需有養訓序卦云物穉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是其證也若

大象所云君子以飲食宴樂者蓋有險在前而飲食宴樂爲從容坐鎮之雅量斯君子之所貴也說者以烹爨之和蒸潤之盛爲飲食之道失之遠矣

易無言光亨者陸德明以孚爲尃尃光句絕是也尃光者采色之光也孚讀孚尹旁達之孚禮記作浮筍注云玉采色也何承天纂文云孚瑜言美色也此孚光與孚尹孚瑜正同需與謙同德需之有尃光猶謙之尊而光也利涉大川何晏集解作安依義海云大川者大難也

初之需郊避險而遠遯者也邊韶老子銘云見機而作

需郊出坰是其義也爻以見機不進爲義而輔嗣以不能應幾而進說之乖矣

九二彖言衍在中王懷祖云衍當爲衍余謂借衍爲衍耳北海相景君碑辨秩東衍葢用尚書東作之文以作爲衍而借爲衍與此同也繫詞成變化而行鬼神乾鑿度行作衍行在中者由郊而進尚未及險行及中道故

彖需于沙也

需於泥者荀云親與坎接故稱泥也云自我致寇者知其難而不避也

六四之血乃洫之借字也上六入穴六四出穴者坎爲穴水流就下故入于上而出于下也象云順以聽者入險出險一聽於命數之自然也

酒食以喻福祿也乾鑿度說困于酒食爲困于祿是其證也畏懦於福祿故曰需于酒食難進易退者恐其不能持久故貞定乃吉也

入穴陷於險而不能出也宜其凶矣然有下三陽來助則終吉也需上三爻皆已入險四初遇險猶有需焉行自出矣五在險中而先事後食吉之道也上無所需而

經入險不能自拔而得多助於下亦終出也　以上需孚之爲信雅詁也易文之孚則隨文爲義不專訓信今條列如左

需有孚光　陸德明云孚又作旉師讀光絕句　未濟六五君子之光有孚

訟有孚　泰九三勿恤其孚　大壯初九征凶有孚

解六五有孚于小人　革九五未占有孚　本義于解云孚驗也此此諸孚宜從其訓

比初六有孚　小畜六四有孚九五有孚攣如　大有

厥孚交如　隨九四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　觀有孚顒若　晉初六罔孚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　損有孚　益六三有孚中行九五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　萃九五匪孚　井上六有孚　革九三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有孚　兌九五孚于剝　中孚九五有孚攣如　趙汝楳引公羊傳夷伯季氏之孚也此諸孚宜從其訓何注孚爲信任臣是也

比初六有孚盈缶　此孚乃采之借字

泰六四不戒以孚　睽九四交孚　解九四朋至斯孚

升九二　萃六二孚乃利用禴　甘泉賦注孚
合也孚符通借此諸孚皆訓合也
大壯初九征凶有孚　王注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
習坎有孚　夬孚號有厲　萃初六有孚不終　革已
日乃孚　豐六二有孚發若　兌九二孚兌　中孚
此諸孚皆訓信也程傳有中實中虛二義中虛者如
坎虞翻每云坎爲孚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　王注孚躁也
以上六義孚之說畧備矣　以上釋孚

訟之有孚言訟必有徵驗猶呂刑所云獄成而孚輸而孚也淮南脩務篇注符驗也本義釋孚爲驗亦孚符通訓也窒馬鄭本皆作咥而鄭謂咥爲覺悔皃窒惕者訟不可終故覺悔而懼也中吉謂合乎中道則吉即九五之元吉也自王肅以來皆以九五爲聽訟之主非也爻辭但言訟元吉不言聽訟諸儒何以知聽訟之主乎大象天與水違行者荀云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也作事謀始則不至於爭矣

訟非美事故爻詞皆主卦變爲義陽爻惟九五以中道

得吉餘皆言其變剛變而柔則不爭矣九二之歸而逋
則變而爲陰而下三爻爲三百戶之象是以无眚鄭云
小國下大夫采地一成定稅三百家此周制作易時未
必有也九四之渝亦變爲陰故有安貞之吉上九之三
褫則拜九二九四言之三陽皆變爲三褫也白虎通云
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作三拕者假借
字荀訓奪虞云去殆是鄭訓加者疑非也訟不欲剛而
欲柔初六既以不永所事而終吉矣六三亦以終吉言
之皆以柔爲貴也其云食舊德者五經異義許君謂易

爻位三爲三公二卿大夫食舊謂食父故祿也汝綸案
舊德謂訟之六三即坤之六三坤之諸爻多變爲陽而
六三未動故云食舊德貞而其爻詞仍取坤六三之詞
繫之也項安世說六三爲坤三云此爲三百六十四爻
本于乾坤之凡例其說九五不主聽訟皆爲精審之論
彖云患至掇掇借爲輟輟止也患至而止仍釋不克而
逋之義也孔疏以二之訟上爲訟五三之從上爲從上
九皆是從上吉者釋或從王事无成之爻非釋食舊德
也上云不足敬者敬讀爲矜不足矜故三褫之也 以

上訟

風俗通云易師衆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此

以二體言者太玄擬之爲衆云陽氣信高懷齊萬物亶

明婞大衆多言陽升而物歸之者衆也陽自復初升二

故曰信高此以全體及卦氣言也丈人對子弟言之作

大人者非也太玄衆贊丈人摧孥亦作丈也彖云能以

衆正是以師貞爲句而漢鄭衆唐陸德明均以貞丈人

爲句歐陽公亦以正於丈人說之不從彖也此猶文言

以元亨利貞爲四德而說乾繇者不必依文言也鄭司

農云貞問也彖之毒天下馬融訓毒爲治崔憬說爲亭毒天下皆爲得之而歐陽公至以此謂湯武不足貴則望文生訓之失也初之否臧劉荀陸皆作不臧不否同字亦與臧否之否同字左傳云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此讀臧否對文其云否臧則律竭也（依周易啓蒙翼傳引作則）此讀否爲不也其云有律以如已者如謀也用師所以謀人以律則先以謀已也云律竭者杜訓竭爲敗是也范鎮碑轂律大杜綜畢陶甫侯之遺風故易稱師出以律五用是綱則以律爲刑律其義非也二之在師中程傳居

下而專制唯在師則可其說善矣言九二之才在師中則吉而无咎也彖云懷萬邦者羣陰歸附之彖也輿尸朱子云兵敗輿尸而歸左次程傳云退舍皆是也淮南王諫伐閩越云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是輿尸之事左傳趙孟曰吾左旋入于宋若我何是左次之說也六五之利執言猶蒙九二之納婦吉皆與上句不相蒙執言猶左傳所云聞執讒慝之口解者或云秉命或云奉辭皆非也卦爻幷言師旅至上爻以其處衆陰之上陰極陽生獨變師旅之文陳開國承家之戒言豈一端

而已　以上師

比彖釋爲輔太玄擬之爲密爲親其密首云陽氣親天萬物允蘭咸密無間其云親天象比五之在上也其親首云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是比有二義萬物之自相比一也陽比萬物萬物比陽二也象云下順從則但言萬物比陽之一義

比之原筮馮椅云如原廟原蠶之原謂再筮也元者乾元謂九五也初筮得乾再筮而五爻皆變惟九五一爻不動故曰元永貞方升也不寧方來謂不安其故處而

並來歸五也後夫凶後至則刖之之例也干寶云後服之人必究其身是也象云比吉也何楷以爲與漸之進也一例有咏歎意其說得之

初六之有孚謂二也二爲五之孚即夷伯季氏之孚例也比之无咎謂初比二也其云有孚盈缶說者皆以孚爲信迄不可通孚蓋采之借字凡孚甲之孚皆采也鳥獸之孚卵爲孚草木之孚甲爲采皆从爪聲自采音變而爲穗而孚與采乃判然不相通而古義古音皆失矣大戴記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程瑤田云孚

與采同義其說是也采經典多作穗呂覽審時篇疏機
而穗大高誘注穗果𣎴也此盈缶之孚亦謂果𣎴也晉
恭諫擊匈奴疏說此爻云言甘雨滿我之缶虞翻云坎
水流坤始用其說然以孚爲甘雨非所聞也有孚盈缶
謂五也五來比二而初與焉是之謂有它吉也二云比
之自內比五也程子云擇才而用雖在乎上以身許國
必由乎已得其義矣六三比之匪人王介甫云人陽也
比之非陽也其說極是匪人下當依王肅本補凶字六
四外比之五在四外也比之自內主二爲文外比之主

五爲文也比陰爲匪人比陽爲比賓五云顯比即太玄所云陽氣親天者也三驅以象初三四前禽謂上邑人謂二也不誡者不待告戒也言羣陰歸附而應乎下者更不待言也云上使中者王介甫云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上之无首象釋爲无所終无終即无首也朱子云以上下言之則爲无首以始終言之則爲无終也　以上比

大夆擬小畜爲歛其首辭云陽氣大滿于外微陰小歛于内最得小畜卦義蓋大象每合内卦外卦兩象以解

卦名乃舉隅之教彖則兼釋爻之剛柔上下矣大旨則通六爻而觀象多易傳所未發故欲明易不可不通玄也小畜爲斂者畜有斂訓周禮掌畜注云斂而養之是其證也卦辭之密雲不雨即以喻微陰小斂之象彖言尚往者以尚爲上謂雨澤不下降也其云自我西郊者雲起岐山未遍及于四境故曰施未行也象之懿文德說文懿嫥久而美也王介甫云不可以暴爲之也得其義矣爻之稱復虞以旁通說之最穿鑿宋劉牧云陽升而上者爲復其說亦非凡陽自上而下者爲復觀復卦

可見復自道者當歛退之始陽還歸于乾之初九是爲復而從道自者從也荀子以秦繆悔過爲善變解此經之復自道得其恉矣呂覽說此爻云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高誘云不能明其說本者乾也動卒有喜者動而復乎乾也又春秋繁露云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義均與孫卿相發也二與初比故爲羣復至三則進矣進非歛時所宜進處陰下尤爲失所故有說輹之象有夫妻反目之占說輹則不能進反目陰淩陽也四之孚五也五之孚則上也故四以孚五

而解憂懼血去依馬讀爲恤去五云攣如與上連也不獨富則與上皆富也至于上九則將變而不斂故曰既雨既處說文處止也陰不斂則陽漸虧故婦貞厲而君子征凶也三說輹而上得載得載宜若可征然而征凶者以月且近望也一陰微耳不斂則近望亦履霜堅冰之義也德得同字歸熙父云既雨既處快之也月幾望危之也故曰其當文王與紂之時邪此見其深矣京以君弱婦強說之非也說輻當依說文作輹馬云車下縛鄭云伏菟一物也李惇云伏兔上承車箱下扼車軸車

簴則縛之不簴則說若輻則非可說之物輹與目韻作輻則不諧小象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此三句皆引經文有所疑也一句釋上三句疑謂陰將疑于陽也　以上小畜

履借爲禮故大象以禮明之而太玄亦擬之爲禮㦧愋陸德明釋云履禮也卦辭之例先舉卦名而後繫之繇辭其變例則卦名通繇辭而爲句者凡五　履虎尾　否之匪人　同人于野　艮其背　中孚豚魚　此見屬辭之貴變也卦之象爲履虎尾者上三陽爲虎下二陽

其尾也象言柔履剛者謂此漢人以兌爲虎而虞氏以旁通說之謂坤爲虎皆失之遠甚荀謂三履二亦似是而非卦之三履二者多矣何此獨爲虎尾也不咥人者陸希聲云虎之威强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執之順汝綸案此假象耳孔疏雖履其危而不見害其說是也亨下荀有利貞字當補卦以柔履剛爲義象贊五履帝位者補卦爻所未及也初之素履其辭則荀云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獨行禮義不失其正是也其義則禮始于素所云繪事後素者是也易之義有餘於辭者不可以膠

柱刻舟之習論也二之幽人王注履道尚謙極得旨趣
虞說爲幽繫之人非也卦之時義無囚繫之象雖易林
言幽人有喜爲拘幽不可據也法言稱蜀莊沈冥久幽
而不改其操申鑒亦云處幽貞遯以成其象則幽人爲
高士不可改矣象云中不自亂王介甫云無巽言屈身
之患是也六三之眇能視跛能履虞氏作而視而履能
而古通借也眇視跛履皆力不足而志不止之象履虎
咥人則履危遇害之象無往而宜惟武人用之以爲其
君則可也爲讀爲人謀之爲爲猶助也四之愬愬履危

知懼然不以懼止也故云志行五云夬履夬之與履兩
象易也虞云三上變體夬象是也五在上之下爲夬所
履故云夬履在履家而以剛決行之故貞厲言當之者
危也象云位正當者以當訓貞也爻繇但以卦變著其
居位之危故象論其才德特申不疚之義上云視履視
與示同謂以禮示天下也吳幼清讀視履爲句考祥其
旋爲句祥釋文一作詳祥字叚字也其旋王介甫說爲
其歸謂示天下以禮而考詳其要歸此治定制禮之事
故曰元吉在上也　以上履

釋文泰鄭云通也馬云大也否閉也塞也太玄擬泰爲達爲交擬否爲唫爲守陸訓唫爲閉塞與否同義劉向疏云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發明彖義至顯卦繇大小往來發卦變之凡例也卦自乾坤而變也損益之名卦著其自泰否變也比萃之元永貞卦自乾來而九五不變也訟之食舊德卦自坤來而六三不變也履之夬履著履變爲夬也泰之帝乙歸妹著泰變爲歸妹也凡此皆文王之辭之言卦變者也

泰否二卦義理至明獨其訓詁句讀或有未審泰初之以其彙征否初以其彙貞以與也征貞對文征爲行而貞爲定陽喜進而陰喜靜泰始則宜進始否之時則宜靜也彙者荀虞皆訓類劉向封事云賢人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是泰初之義也泰之九二文王自記其伐犬戎之事也太玄大贊包荒以中克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范望注包荒謂包有四荒此晁子雲讀易包荒與後儒說異也馮河以河爲界也馮讀華廟碑馮于鹵岐之馮蓋河南之戎皆歸中國之化此所以爲不遐遺

也尚配也中行者中國之事馮河爲界之犬戎皆离其醜類而得自比于中國也其後秦漢强盛時亦皆取匈奴地因河爲塞矣要與包荒不遐遺不同也泰三所云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謂平陂之驗不足爲憂雖禍之將至往爲之則有福也于往也食爲也此能持運會之事明艱貞之所以无咎也彖云天地際以驗盛衰之際也泰四所云不富以其鄰以者及也翩翩則狀其及鄰之事也鄰者上三爻也不戒以孚者不謀而合也孚者合也彖曰皆失實者幷鄰言之也泰五云帝乙歸妹三

四變成歸妹也云帝乙者白虎通乾鑿度皆以爲成湯非書所稱之帝乙是也陽虎筮此爻云微子帝乙之元子借易之帝乙爲書之帝乙也以祉元吉者爾雅以此也以祉者此福也京房易傳載湯嫁妹之辭曰毋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毋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此京氏所爲之辭耳泰上之自邑告命者邑爲挹之省也若漢文帝之答單于諭南越皆所謂自挹也城復于隍以喻泰極而否也故曰命亂謂天命當復亂非告命之命也否

繇云否之匪人王介甫云否之者匪人也天也故君子遇此樂天而已其讀最是徐幹中論云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此釋大往小來之恉也吾授兒此經解不利君子貞以爲不利君子之占兒問曰凡占者皆自以爲君子不自甘于小人其云不利君子云小人吉者何也吾應之曰易之君子小人蓋多以位言耳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獨彖之言消長則以德言之乃推論及此非經恉也

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乾六爻皆君德坤繇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庶民無須為此戒矣屯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即麓從禽亦有位者之事小畜上九君子征凶陰將近而偪上故有所擬否繇不利君子貞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同人繇利君子貞大得民也謙繇君子有終居上不驕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濟大難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成大功也觀初六君子吝謂上位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京房論此爻為大臣之義見漢志剝上九君子

得輿象云民所載 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外三爻皆始仕而終隱之象 大壯九三君子用罔在位不可冒進也 明夷初九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在明夷之時貴而无祿 解六五君子維有解上惠及下 夬九三君子夬夬專斷也 革上六君子豹變與九五大人同 未濟六五君子之光有孚五君位

師上六小人勿用非在下位者所用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在下則吉在上位則不 大有九三小人弗克言在下位不堪此爻小象云小人害害者何也 觀初六童觀小

人无咎君子吝民無知君貴明剝上九小人剝廬占不利下位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既隱在下不復遯也大壯九三小人用壯與遯四同義解六五有孚于小人孚于民革上六小人革面小象順以從君既濟九三小人勿用與師上同文謂民不應此占

包承包羞說者依文生訓最爲不詞吳幼清云承當爲脀牲之正體也羞者腥䐹膾炙醓醬之屬食之加品非食之正品也其說最善然則此二爻之包乃庖之借字二得位故象爲庖脀庖脀賤有司之職而行禮之所有

事故曰小人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故曰大人否亨虞云否不也象所云不亂羣者大人不下侵小人之事也三失位故象爲庖羞所執之事非正品矣此與泰之包荒下文之包桑文義各異未可以一概論也九四之命天命也否已過中天命將復故曰有命无咎五上二爻與四同類而受福故曰疇離祉而象所云志行者謂天命去咎是得行其志之時也王輔嗣說否初云志在於君故不苟進最得古大臣之志事朱子說否四有命爲天命亦前儒所不逮也九五休否釋文訓休爲息是也

否道將極惟大人能使之息也其亡其亡者大人休否者戒慎之心如此也繫于包桑以喻固也潛夫論云易稱其亡繫於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上云傾否反否爲泰也以人事言之也象云何可長者否極必泰也以天事言之也

泰之大象王介甫云上下交始可修法度以左右民天地之宜輔相之而已其餘不足過與不及也則財成之

否之大象則孔明所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諸侯也榮當從婁壽碑作營營惑也言不可惑亂以祿位也　以上泰否二卦

釋文同人和同也孔疏亦云和同於人似王注本有和同字今脫又鄭注人君在上施教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是爲人和同者君之所爲也故謂之同人據此則同爲和同易家舊解九家易云乾舍于离天日同明以照于下亦善言一體矣

同人于野蘇子瞻云野无求之地凡從我者皆誠同也此以朝野言之最善淮南子云黃帝曰茲茲昧昧從天

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傍見者遏障之于邪開導之于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發明繇義無遺藴矣此象所謂乾行者也

易之言涉大川者以喻涉險而已卦辭言涉大川者八需之彖曰往有功蠱之彖曰往有事功亦事也皆言涉險而往將有所事也同人之彖曰乾行大畜之彖曰應乎天者以涉險之德在乎剛健二卦皆有乾因以立義耳若訟之云入於淵者因坎立義也益曰木道乃行渙

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虛則皆因巽立義也說益巧益乖大義易之言固不若是纖也爻之言涉大川者四而小象皆無說謙初荀爽云九三體坎頤五不可涉大川上則利涉大川虞翻於五云涉上成坎於上云五得正成坎未濟六三則固體坎矣以荀虞之說推之必成坎乃為大川其無坎者則以變動言之夫苟以變動言之則何卦不可變何象不可傳會此復何所終極乎斯固彖傳入巽乘木等說階之厲也

文明以健以與也二為文明五為健此二爻中正相應

也利君子之占而象釋為君子正殆失之矣大象云類族辨物懼其混同而淆亂故必有以辨異之也虞云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于同人家見以類族辨物也虞以夫婦說同人義頗迂曲而不自虞始五經異義云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是許叔重已為此說荀爽云宗衆也陰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吝亦以婦人為說然皆非經恉經於初曰出門同人二去初未遠出門而最近者莫若宗郤故以為象耳若以夫婦言之則同人于野為野合矣何以為亨邪

伏莽者二也象云敵剛主二爲文也胡允云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是也三四皆不能克然陰亦不能出而敵陽故曰三歲不興崔憬云一爻爲一年也象云安行猶言何往也至五則克之矣克去二陰則與乾之九二相遇矣大玄準之爲昆云陰將離之陽尙昆之是其義也象云柔得中應乾者釋名卦之義耳易不可以一端蔽也四之吉知難而退也象云反則反其不攻之常也則常也五之號咷先難後獲也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傳國有大災則哭以猒之

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此前漢易義也卦義和同而三四五皆以攻伐為文去其不同乃成大同也王注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楚人亾弓不能忘楚愛國愈甚益為它灾是以同人不弘剛健之爻皆至用師也輔嗣斯言獨得經恉矣上之于郊王云最在于外不獲同志而遠于內爭其說亦善　以上同人

吴氏纂言說大有云大謂陽有者盛多之義詩旨且有釋者謂有猶多也此詁最碻大夊雅之為盛云陽氣隆盛充塞物實然盡滿厥意是其義也彖主柔爻義未盡

也應乎天疏引褚氏莊氏云六五應九二也時虞云四時是也應天法天也時行法四時之運也行者運也初之詞曰无交害匪咎者言處盛之初凡有交害無不為咎所以戒之也故曰艱則无咎象云大有初九无交害者言此爻之時交害者尚未至也在交害未至之初而戒以交害之為咎此爻與象文汨發也說者以无交害與匪咎斷為兩句此不善讀小象之咎也九二大車以載虞云乾為大車體剛履中可以任重是也虞以荀君及俗儒謂乾為車之說為非是而別以坤為車乃橫生

異說耳九三之亨于天子京房云享獻也左傳說之云戰克而王饗則京說當矣王注云通乎天子讀亨為亨程傳依之蒙謂古亨享止一字文言釋亨為嘉會以享禮說之也大玄爭云爭干及矛軸用亨於王前行亦以亨為通蓋其事為亨獻而義借為亨通此古人訓詁之常例也天子謂上九也說者狃于五為君位又習為陽與陽不相應之說皆以五為天子不知六五之厥孚交如乃以信志交上正賢臣之事而上之所云履信者履五也尚賢謂五為賢也且其繇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非天子其孰當之今又謂五爲天子是一卦有二天子也可乎是但知五爲君位而不知陽爲君陰爲臣之義也知陽君陰臣之義則六爻皆可言君惟視其卦之時義耳豈必五而後爲君哉陰陽相應固其常也至於陽與陽應陰與陰應蓋亦不可勝數若必陰陽相應則八純卦皆無應矣其可乎小人弗克克堪也公曰吾不堪也是其比矣象云小人害害者何也言小人於爻義何與也猶云奚取於三家之堂矣九四匪其彭虞本彭作尪其說云尪或作彭作旁聲字之誤是漢時諸本各異

輔嗣本蓋作旁而傳寫者誤用別本彭字孔疏訓彭為旁不知輔嗣本固是旁字也作彭者乃王肅本肅訓彭為壯後儒多用其說今考虞學出自孟氏作尫者蓋孟氏本今作彭旁皆難解則此字當依虞作尫匪如周官匪頒之匪其義為分當正盛之時而分其何者為尫弱之端故曰匪其尫而象釋為明辯晢者此也晢鄭本作遰而讀如明星晢晢之晢今直作晢字殆後人妄改宜依鄭本姚永樸云讀旁是周髀算經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里注旁此古邪字五之厥孚讀如季氏之孚說已

見前爻者爻錯此云爻如猶离初之云錯然也五陽皆與陰合故云厥孚交如象云易而无備者孔疏云已不私於物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自畏之是也上九之義備於繫詞王注餘爻皆乘剛已獨乘柔順也五為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也不累於位志尚乎賢爻有三德盡夫助道按王注皆善惟尚賢未合朱子云志從於五尚賢也鹽鐵論云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引此經證之其義偸矣大象見聖人扶陽抑陰之恉　以上大有

釋文引子夏謙作嗛而訓為謙今案作嗛者是漢埶文

云合于易之嗛嗛是古本作嗛之證其訓當為少故太玄準之為少而雜卦謂謙為輕荀子云滿則慮嗛以滿嗛對文與易彖之盈嗛對文同也嗛亦與謙敬之謙通故曰謙德之柄也古文以相通借者為義如亨之訓為通而又釋為嘉會者以其借為享也需之訓為須而又釋為柔畏者以其借為懦也嗛之訓為少而又釋為恭遜者以其借為謙也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吾聞之也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慮

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是以衣成則缺社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韓詩外傳畧同又說此繇云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其言皆與彖相發潛夫論云天道虧盈而沖謙故人以義費于彼者天償于此以邪取于前者天衰之于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可以免于亢龍之悔乾坤之繇矣亦善發彖義者而歐陽公云聖人急于

人事者也天道罕言焉惟謙之彖畧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是說也尤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象繫幷云尊而光王引之曰尊讀為撙引劉晝論末有謙尊而不光為證是也大象地中有山鄭云山體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而能下下謙之象汝綸案此假象耳大象如此甚多但取二體合言之名卦取象之義不繫此也諸儒往往鑿求

之不能盡通也謙非過損也物情易盈用謙而後得其平耳有終歸熙父云言名位福祿可長保也謙謙即嗛嗛重言形況之字也國語云嗛嗛之德嗛嗛之食注云嗛嗛猶小小也此嗛嗛當同其訓說者乃云謙而又謙皆望文生義失其恉矣凡易之重文皆如此乾三之云乾乾太玄亦有統剛乾乾之文廣雅乾乾健也坎坎爾雅云喜也蹇二之蹇蹇廣雅云難也夬三夬五之夬夬殆亦如水之言決決廣雅決決流也火之言炔炔說文炔讀若烟火炔炔形況字也字書失其詁耳井彖之井井亦形況字荀子云

井井兮其有理也說者皆失之謙謙二字為句君子用涉大川者君子用謙謙之道以涉大川也象斷四字為句文谿不然也觀九三可知矣自牧自治也見荀子注左傳日之謙當為謙有為象故曰鳴謙豫之云鳴則由謙而及之者也小過二陽在中有飛鳥之象謙豫各得其一陽或者皆有為象乎鳴嗛者以少為號者也上六之鳴嗛劉敞所云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者也謙以卑下為義謙之極而利以侵伐行師此聖人之時中所以異於黃老也三之取象于勞者薛温其云接兩體焉非

勞不可亦乾乾之義是矣荀云體坎爲勞以互體說之亦合象義也六四之撝謙馬訓撝爲離鄭讀撝爲宣今皆佚其說義京云上下皆通曰撝謙荀云撝猶舉也義拜迂曲太玄爭數有云撝肅撝乂撝悊撝謀撝聖者范望注撝猶佐也此撝謙宜從其訓卦以九三爲君四云佐者佐三也以陰佐陽所謂不違則也五云不富以其鄰與泰四同義不富者蓋不自滿假之喻也鄰謂上也五之不富上之鳴謙皆利征伐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是其義也　以上謙

豫馬云樂者是也太子亦準之為樂釋文備豫一說則大傳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義卦爻無之豫之利建侯行師國語說之云居樂出威之謂也韋注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汝綸案居樂謂當豫卦出威則建侯行師皆主威也此二事尤以順動而人樂之為主不豫而不可為也彖贊時義孔疏云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故歎之以示情使後生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此最能發文外指趣大象以配祖考漢蕤文志引此作以享祖考疑配乃祀之譌字卦與謙反豫初即謙上

故亦為鳴鳴謙為志未得鳴豫則自滿也故為志窮此
孟子死於安樂之說也六二始在豫中而遽去之不顧
蓋衆方豫樂而已獨蚤見於微此大傳所以歎其知幾
也白虎通云事已行灾咎將至無為留之尚非此經本
恉也介者劉熙孟子注云操也于石之于大傳作如是
于者如也俟成碑介心如石不易其志用此經也操如
石言堅定不終日言去速也象云中正當依俞琰作正
中六三之盱豫猶詩之言洵訏且樂韓詩訏作盱云盱
者樂意也遲者待也有讀為又當六二遠去之時而三

乃既盱且樂此有悔矣六二不終日之決而三方且有待是又一悔也凡凶厲吝之占無一爻兩見者而吉與悔則有之此及困上之動悔有悔皆兩言悔者也九四成豫之主由繇同字爾雅繇憂也在豫而能憂是為憂盛危明故能大有得而志行也簪蓋假借字虞作戠云戠叢合也舊讀作撍作宗釋文馬作臧虞言讀作是此字古文為諸儒所不識故各以意讀之不能定為何字也虞氏戠為叢合今無他書可證鄭王疾速之訓有證矣在文似不取疾義程傳訓聚於古無徵今當依荀本

作宗而訓爲聚似爲近是也貞疾謂固疾也象說此爻至明在豫家而有固疾不得爲豫故爻不言豫也蔡淵云初六說豫也六二先事之豫也六三猶豫也上六逸豫也據蔡此說足證一卦不可以一義解也上六之冥昧而耽于樂宜其凶矣以其成而又變得无咎也此有渝之有亦讀爲又凡卦之終皆有變義項安世云上之變爲晉故曰有渝凡言渝者皆當以變卦觀之　以上

豫

荀虞卦變

屯 荀云屯自坎 虞云坎二之初

蒙 荀云蒙自艮 虞云艮三之二

需 虞云大壯四之五

訟 荀云陽來居二 虞云遯三之二

師 蜀才云此本剝卦上九降二六二升上

比 虞云師二上五與大有旁通

小畜 虞云需上變為巽與豫旁通

履 荀云坤來為兌 虞云變訟初為兌與謙旁通

泰 虞云反否陽息坤 蜀才云此本坤卦天氣下地氣上

否 虞云反泰陰消乾 蜀才云此本乾卦陽往而消陰來而息

同人 荀云乾舍于离 虞云旁通師 蜀才云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

大有 虞云與比旁通

謙 荀云乾來之坤 虞云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 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

豫 虞云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

隨 荀云陽降陰升 虞云否上之初 蜀才云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

蠱 虞云泰初之上與隨旁通

臨 虞云陽息至二與遯旁通 蜀才云此本坤卦剛長而柔消

觀 虞云反臨 蜀才云此本乾卦柔小浸長剛大往上

噬嗑　虞云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

賁荀云此本泰卦虞云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

剝荀云陰外變五虞云陰消乾也與夬旁通　盧云此本乾卦

復　虞云陽息坤與姤旁通

无妄　虞云遯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遯來也

大畜　蜀才升同虞義以例言之當云遯三之初大壯四之上乃明耳　虞云大壯初之上與萃旁通　汝綸案此二卦

頤　虞云晉四之初或臨二之上與大過旁通　侯果云此本觀卦

大過　虞云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

習坎荀云陽來　虞云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于爻觀上之二

離　虞云坤二五之乾與坎㫄通于文遯初之五

咸　虞云坤三之上乾上之三　蜀才云此本否卦

恒　虞云乾初之坤四與益旁通　蜀才云此本泰卦

遯　虞云陰消姤二也　侯果云此本乾卦

大壯　虞云陽息泰也　侯果云此本坤卦

晉　荀云五從坤而進居五　虞云觀四之五

明夷　虞云臨二之三而反晉也　蜀才云此本臨卦

家人　虞云遯初之四也

睽　虞云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　汝綸案此謂家爲繫或字誤

蹇 荀云升二往居坤五 虞云觀上反三也

解 荀云乾動之坤 虞云臨初之四

損 荀云乾之三居上 虞云泰初之上 汝綸案當云泰三之上

益 虞云否上之初 汝綸案當云否四之初

夬 荀云大壯進而成夬 虞云息卦也與剝旁通

姤 虞云消卦也與復旁通

萃 荀云本否卦上九誠陽 虞云觀上之四

升 虞云臨初之三

困 荀云此本否卦陰從二升上 虞云否二之上

井 荀云此本泰卦陽往居五陰來在上 虞云泰初之五

革 虞云遯上之初與蒙旁通 又云坤革而成乾

鼎 虞云大壯上之初與屯旁通

震 虞云臨二之四

艮 虞云觀五之三

漸 虞云否三之四反成歸妹

歸妹 虞云泰三之四

豐 荀云陽下居四陰奪陽位 虞云此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三從噬嗑上來

旅 荀云陰升居五 虞云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

巽　虞云遯二之四

兌　虞云大壯五之三也

渙　荀云陽來居二　虞云否四之二

節　虞云泰三之五　盧云此本泰卦

中孚　荀云兩巽對合　虞云訟四之初也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訟來

小過　虞云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也故知從晉來杵臼之利蓋取諸此

既濟　荀云陽升陰降泰卦變成既濟　虞云泰五之二　侯果云此本泰卦

未濟　荀云柔上居五否卦變成未濟　虞云否二之五也

卦之有變其來已久淮南子言伏羲始畫八卦未附六

爻也而已爲之六十四變故曰以動者尚其變漢人卦變之說當有所授故荀虞畧同虞特小變荀說然虞于无妄云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遯來也既云所謂則是舊傳之說至於中孚小過則皆改舊例而創新說明舊來相承有卦變之學後儒欲一切掃除之殆未可也今者卦變之見於繇詞如訟六三之食舊德明謂即坤六三也是坤變爲訟矣如比繇云原筮元永貞萃九五亦曰元永貞元者乾元也永貞者永定也明此二卦之九五皆乾九五之不變者也是乾變而爲比爲萃

矣泰否之大小往來明自乾坤變也損之損下益上益之損上益下明自泰否變也隨初九之官有渝自否變也復之七日來復自坤變也蹇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解曰利西南其來復吉此二卦之自相變也歸妹六五帝乙歸妹與泰同辭是歸妹自泰變也其灼然見於經者如此安得云無卦變乎及彖傳則言卦變尤詳今類記之而別疏漢宋之說之不同者於下覽者自擇之

訟剛來而得中也　虞自遯來　朱同

隨剛來而下柔　虞自否來　朱自困自噬嗑自未濟

蠱剛上而柔下 虞自泰來 朱自賁自井自既濟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虞自否來 朱自益來

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虞自泰來 朱自損自既濟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虞自遯來 朱自訟來

大畜剛上 虞自大壯來 朱自需來

咸柔上而剛下 虞自否來 朱自旅來

恒剛上而柔下 虞自泰來 朱自豐來

晉柔進而上行 虞自觀來 朱同

睽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虞自大壯來又自无妄 朱自離自中孚自家人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虞自觀　荀自升　朱自小過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虞自臨　朱自升

損損下益上　虞自泰來　朱同

益損上益下　虞自否來　朱無說當同也

升柔以時升　虞自臨來　朱自解來

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虞自大壯來　朱自巽來

漸進得位　虞自否來　朱自渙自旅

渙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虞自否來　朱自漸來

虞氏之說不盡同乎彖詞於睽云大壯上之三與柔進

上行得中之說不合又云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其云繫者謂彖也彖取无妄而虞自取大壯不必與彖同也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此言内卦震之初陽自外卦乾所生耳不言卦變也虞云自遯朱云自訟皆非自外來之剛以外之三陽不變不可以卦變言也又如噬嗑虞云自否朱云自益皆柔上行而得中非得中而上行也蹇之變虞云觀上反三與往得中之說不合荀云升二往居坤五與不利東北之說不合解之變虞云臨初之上即荀所云乾動之坤也可以釋往得衆之文而

不能釋其來復吉之文是又與彖不合也吾以象傳推之此二卦自相變耳蹇利西南者解二往居五故曰得中不利東北則解四來居蹇三在下卦之極故曰道窮解之利西南是蹇三往居解四上得二陰是爲得衆其來復吉則蹇五來居二二亦中故曰仍得中乃者仍之借字也朱云蹇自小過解自升亦於不利東北其來復吉二語無可發明與漢儒均失也升彖云柔以時升虞云臨初之三是陽升而非柔升原名卦之義應以陽升爲是此虞所以改彖也太玄准升爲上其詞云陽氣育

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是亦以陽升爲詞不依象也虞于鼎云大壯上之初亦與象柔進上行得中之說不合朱云自巽則與象合矣朱子立說求合於象者然亦未能盡合如賁云自損自既濟果自二卦則象但云剛上文柔足矣何以言分剛乎如睽云自离自中孚自家人家人中孚可也离則柔進居三何以言得中乎朱於升云自解來柔上居四是止一柔升又豈以時升之義乎　以上坿卦變

卦言元亨利貞者六坤不與

乾元亨利貞　屯元亨利貞　隨元亨利貞　臨元亨利貞　无妄元亨利貞　革元亨利貞

凡言元亨者皆謂乾元開通卦中陽爻即乾元也他卦有元亨而不言利貞者矣此六卦皆言利貞何也貞者定也此六卦皆宜定而不宜動乾動則之坤故利貞屯勿用有攸往故利貞隨非美德故利貞乃无咎臨進至八月有凶故利貞无妄不利有攸往故利貞革未至其時則不信故利貞而後悔亡左氏四德之說非經旨也彖云大亨貞亦未合故訓

隨非美德故大象發宴息之義衆皆順隨而君子則不欲苟隨而獨入而宴息焉楊繪云當衆詭隨之時不安動引韓退之所言行毀于隨爲證其說是也然晦矣而不宴息固非隨時之義也易時爲大故象於此發隨時之義朱子從王肅本改隨時爲隨之以其文義順耳吾謂鄭禮記檀弓注而猶乃也此而天下之而當從其訓言大亨貞无咎者乃天下隨時之說也此无咎據隨人者言之於文爲順若依王肅讀則无咎乃據爲人所隨者言之非彖指也焦贛釋卦繇云漢高帝與項籍其明

徵也焦義殘缺僅見此文蓋以證剛來下柔動說之恉

也

初九官有渝官當依蜀才讀館賈誼疏學者所學之官

也亦以官爲館此館如于豳斯館館于寪氏之館館有

渝與豫上之成有渝正同有亦讀又虞謂隨否上之初

此言陽本居上今變而居初是館之而又渝也貞吉者

當之而吉也出門而交否介云以剛下柔故出門則人

從之以同人初九言出門同人與此爲例則否說是也

三四皆有失初蓋兼得二陰故象言不失也小子謂初

丈夫謂四二則係初而失四三則係四而失初虞王二三兩爻各爲異解皆非是惟胡一桂謂小子丈夫止是初與四二與初比故失四三與四比故失初其說最是九四之隨有獲獲三也有孚在道孚于五也象云明功謂明之功也釋經所云明也九五之孚于嘉者孚于四也乾鑿度云隨二月之卦萬物隨陽而出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其解最善乃讀爲仍仍從猶云又從也王用享于西山取神人感孚維繫不解之義辭則與上文不相屬猶蒙二之包蒙納婦子克家小

畜三之與說輻夫妻反目上下句各爲一事易詞如此者正多也王謂殷王也說者以此爲文王因謂爻詞爲周公作惑之甚者也　以上隨

序卦蠱者事也此爲古訓蓋借蠱爲故耳子雲准之爲務爲事是此卦之名義也左傳皿蟲爲蠱乃蠱之本訓而非名卦之義其引易云女惑男風損山者亦假易以說蠱惑之疾非易之本義也自伏曼容謂物情惑亂事業因之而起而正義引褚氏說亦云物既蠱惑終致損壞當須有事於是宋以來說易者皆祖伏褚之說吾謂

蠱之本訓爲惑而其叚借之訓爲事易自用其叚借之說而伏犧牽合其本訓以釋之是其失也

易之言利涉大川者九 需 同人 蠱 大畜 益 渙 中孚 皆卦詞 頤上九 未濟六三 皆爻詞

言用涉大川者一 謙

言不利涉大川者一 訟

言不可涉大川者一 頤六五

傳於蠱云往有事者是其正義於需云往有功功亦事也於同人云乾行者取健而不息有事者之所尚也於大畜云應乎天者其義猶之同人亦以二卦皆有乾從而爲之辭耳猶之可

也若益云木道乃行渙云乘木有功中孚云乘木舟虛則皆巧爲傅合而益之言木道无敵後人荒怪之說決非孔門之法言矣訟之不利涉大川其義蓋謂不可有事云爾傳云入于淵者傅合于內卦之坎亦非本義也如其說則頤五之無坎者不可通矣故凡云應天云乘木者皆移之他卦而其說不可復通者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惟傳云終則有始爲得其義有讀爲又終則又始者健而不息也故曰天行甲者十日之始先甲三日是前之十日就終後甲三日是後之十日

又始此循環之說也故曰終則又始古止以甲乙紀數至如馬說甲在東方艮在東北爲先甲巽在東南爲後甲此後人以十日八卦配方位之說作易時無有也白虎通云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此自牽引以證祭用丁辛之說耳鄭云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者此後人於十日強立名義作易時無有也虞云乾爲甲先甲三日爲賁時後甲三日爲无妄時此後人以八卦納甲及以旁通卦變說易者作易時無有也王輔嗣

謂用者創制之令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洽而後乃
誅此約馬鄭爲說鄭謂用爲造作新令之日馬謂先後
各三日欲使百姓徧習行而不犯而用漢制令用解經
作易時無有也
京房易傳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
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爲私或云儒者謂蠱爲
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取幹父母之蠱爲詞有所謂厲
者不可貞者小有悔者若非已壞何用厲悔且幹父之
蠱便是承考之事何云意承乎曰諸文幹蠱爲已壞之

緒不可易也此不干蠱見之於幹見之虞云幹正也詩
云幹不庭方韓詩亦以正訓幹蠱但爲事蠱而幹正之
明爲已壞不壞何用正乎初爲子象故云有子體柔故
厲三爻位俱剛故小悔五用柔居剛而得中故譽六四
裕父之蠱虞云裕不能爭也案廣雅裕容也蓋亦已壞
之緒而姑容之所謂不能爭也他爻皆言父蠱二獨云
母者李鼎祚謂位陰居內爲母象不可貞趙汝楳訓貞
爲固執皆是也五爻皆言父母之蠱至上九則別著高
尚之義與師上同例易文如此者甚多也白虎通云易

曰不事王侯此言王之致仕臣也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于諸侯也按班引此經說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耳不釋經指經所言則王侯皆已不事也蠱者事也處乎事外故彖不事王侯也　以上蠱

胡一桂啟蒙翼傳列三歲者　同人九三　坎上六　困初六　漸九五　豐上六　云皆以一爻爲一歲也列三年者

既濟九三　未濟九四　云以一爻爲一年也列三日者

蠱彖　明夷初九　巽九五　列七日者　復彖　震六二

既濟六二　云以一爻爲一日也其言八月者　臨彖

云以一爻爲一月也按胡說是也但卦止六爻而有七日八月者何也於是有六日七分之說有十二辟卦之候然皆易師推以明易非文王作易時已有今儒者以六日七分釋經之七日以十二辟卦釋經之八月是以唐律斷漢獄也然則經果何說曰六十二卦之變本於乾坤復自坤來故曰七日來復後人因是遂生六日七分之說也震既濟所云七日皆以反對之卦取象臨之八月亦以反對之觀取象臨卦四陰合之觀卦四陰爲八月也此一爻當一月之說也至觀而陽消且盡矣彖

云消不久者言八月旋至矣戒詞也文王爲繇但據臨觀二卦陰陽消長爲辭儒者因是而生十二辟卦配十二月之說是十二辟卦因臨繇而起非臨繇之八月據辟卦爲說也八月猶七日三年假象耳非以三正爲義是時殷厤未改而虞翻以周正說之殊誤荀以八月爲兌謂兌正秋此亦大傳之說非文王時所有王弼蜀才以八月爲否皆據卦氣爲文不知乾鑿度稽覽圖兩卦值一歲及孟京卦候盡後起之說不足據以解此經八月也

十二辟卦　乾上乾四月五夬三月四大壯二月三泰正月二臨十二月初復十一月

坤上坤十月五剝九月四觀八月三否七月二遯六月初姤五月

辟卦自乾坤來乾鑿度云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於屯蒙屯為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間時而治六辰蒙為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間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為貞丑與左行間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

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汝綸案此一術以六十四卦卦值半年所謂間時而治六辰也貞於子者謂初爻起於子也他放此蒙卦以後不詳據稽覽圖

乾十一月坤六月屯十一月蒙正月需四月訟三月師四月比四月小畜四月履六月泰十月否六月同人七月大有四月謙十二月豫二月隨二月蠱四月臨三月觀八月噬嗑五月賁八月剝九月復十一月无妄九月

大畜八月頤十二月大過十二月習坎十一月離五月咸五月恒六月遯無大壯三月晉四月明夷十二月家人五月睽十二月蹇十二月解二月損十二月益十月夬五月姤五月萃九月升十二月困九月井四月革六月鼎五月震二月艮十二月漸二月歸妹十一月豐空旅無巽四月兌八月渙五月節六月中孚十二月小過正月既濟九月未濟無　汝綸案此與乾鑿度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之說疑略同而傳寫有異其云臨三月觀八月則經所云八月即謂觀矣三月疑二月之誤然

此等皆後起之說文王豈知有此哉

孟京卦氣

公中孚 辟復 侯屯 冬至 侯屯 大夫謙 卿睽 小寒

公升 辟臨 大寒 侯小過 大夫蒙 卿益 立春

公漸 辟泰 侯需 雨水 侯需 大夫隨 卿晉 驚蟄

公解 辟大壯 侯豫 春分 大夫訟 卿蠱 清明

公革 辟夬 穀雨 侯旅 大夫師 卿比 立夏

公小畜 辟乾 小滿 侯大有 大夫家人 卿井 離芒種

公咸 辟姤 侯鼎 夏至 大夫豐 卿渙 小暑

公履　辟遯　侯恒　大暑　侯恒　大夫節　卿同人　立秋
公損　辟否　處暑　侯巽　大夫萃　卿大畜　白露
公賁震辟觀兌　秋分　侯歸妹大夫无妄　卿明夷　寒露
卿明夷公困　辟剝侯艮霜降　侯艮　大夫既濟　卿噬嗑　立冬
公大過　辟坤　小雪　侯未濟大夫蹇　坎卿頤　大雪

儒者多以監臨說此卦殆非古義獨康成用序卦釋臨為大是矣然臨亦非大之一義所能盡左氏傳云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蓋大而不行乃名卦之恉陰阻陽而不能遽進之象也太玄擬之為狩云陽氣

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此擬大義然不徑大必扶狩而進乎大陸績大乎注云臨狩皆進皃是也物咸扶狩而進乎大即初二兩爻所云咸臨也釋咸為感者非是扶狩則不遽大也故初以貞定而吉二則內愈彊外之長埶未已故云吉无不利卦以不行為義而我志在行故象曰未順命也大玄又擬之為義云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此擬不行之義也三之甘臨即左氏有帥不從之恉謂甘于不從陽也憂之則終當變而從陽矣虞云動而成泰故咎不長者是也六四至臨

虞訓至為下姚永樸云說文至烏飛從高下至地也不上去而下來也是至有下義至臨者下就而不上行也五有文明含章之象故曰知曰宜大玄猗贊云好是宜德范望注宜美也大君荀爽云謂二者是也易以陽為君陽在外卦則以上下為義陽在內卦則以居中制外為義陰有知而不行以陽得大君之美也美者何也行中也行中也者自二而上行進於五也上之積厚而不行亦以內卦之陽將進而益上也蘇子瞻云敦益也六五既已應二上六又從而附益之猶復之六四既已應

初六五從而附盈之也此釋敦義最塙此卦二陽皆取大義四陰皆取不行為義大象取陽馭衆陰為義　以

上臨

劉向云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為觀此劉以卦氣消息說易也朱子云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詞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義據此則劉朱皆以臨之八月為觀也觀之繇云盥而不薦馬云盥為進爵灌地以降神者是也盥灌通借顒喁通借吳幼清謂顒為仰首而望之皃是也顒若即喻巴蜀檄所云喁喁

也吳又謂觀盥連讀言觀盥而不觀其薦而有孚者已顒若矣謂感應之神速也王肅本作觀盥而不觀薦與吳說正同汝綸謂吳義極是而其讀則不必從盥而不薦即觀盥而不觀薦也繇義彖云下觀而化盡之矣徐幹中論以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說之足與彖相發也王弼於初二兩爻云處大觀之時而為童觀不亦鄙乎云處大觀之時不能大觀廣覽誠可醜也最得爻義爻為君子言不為小人女子言也五之觀我生象釋為觀民即三之我生亦謂民生大名應賛援我罕罕范望注我

我萬民也與此經之我正同觀我生進退者觀民生之
治亂而為進退也上之其生亦即我生我者民自我也
其者其民也二陽在上將消矣故但无咎而已象以
志未平通釋二爻也京房讀生為性云觀其生言大臣
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為聞善不與
京說此卦以進賢為義則三五之我我賢人也觀我生
進退謂觀賢人之性行而進退之也禮鄉飲酒疏引鄭
云諸侯貢士於天子卿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
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鄭

釋盟而不薦以貢士為說而崔憬亦說四之尚賓為進賢其京氏遺說與依京說九五象之觀民民亦謂賢人左氏云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此謂互體得艮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謂變否上卦得乾庭實玉帛杜預注乾為金玉坤為布帛故云天地之美具如是而後利用賓王此可見爻之詞取象於變卦互體而不為空言也他卦爻皆可以此推得之

說文引易說云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此於風行地上之外別成一象

釋文觀官喚反觀國之觀如字疏云此童觀闚觀皆讀為去聲也朱子云卦名之觀去聲六爻之觀平聲魏了翁云未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觀字不皆平聲乎參諸易詩以來東漢以前凡有韻之文則二字固可一 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韻切不可同日語矣魏氏此說最得古義此字雖不必改讀而觀示觀瞻自分兩義亦易文不可局於一義之證也

王注神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義極精審蓋四時所以不

忒即天之神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者法天之不忒以
設教也　以上觀
噬嗑名卦觀彖取義望而可識而大傳以市易聚貨為
說則又借為市合此可證古訓之借聲立義也大玄準
之為闘陸云陰陽相闘闔也玄錯云闔也皆合二則義
與噬嗑畧同矣
噬嗑大象與繇皆取刑獄說者遂以此卦專言刑獄其
實非也噬嗑亨為繇之本義如大有 元亨 大壯 利貞 鼎
元亨 賁 亨小利有攸往 剝 不利有攸往 遯 亨小利貞 歸

妹征凶无攸利兌亨利貞之例其義至廣下言利用獄則偶舉一事以證之耳如屯利建侯需利涉大川離畜牝牛吉咸取女吉之例非全卦專取乎此也彖自剛柔分至柔得中而上行皆釋亨義末乃及于用獄是其證矣噬嗑初上二爻取用獄之義中四爻皆言噬嗑亨之義不主獄言而說者強附以用獄之說是其失也或問輔嗣釋六三云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推是言之中四爻皆喻耳不亦善乎曰凡易所云象者盡喻也其所喻之義幽深廣遠不可以一端盡也今但

以為喻刑不已狹乎吳氏纂言略同鄱說惟謂初上因象辭用獄取象中四爻自卦名取象尚未知象辭之不專言用獄中四爻固亦取象于象辭也

吳氏謂中四爻各象所噬之物二三五柔畫物之脆者四剛畫物之堅者三五以柔居剛雖脆而堅二以柔居柔最為易噬其說最是他家皆以噬者為本爻所噬之物為承乘比應之爻於象未合獨吳氏謂噬二四者初噬三五者上其說亦非爻之繇固謂筮得某爻有噬某物之象豈謂人之噬我哉吳氏又據禮膚鼎腊鼎言二

三之膚腊皆精審其說云膚者豕腹之下古禮別實於一鼎曰膚鼎腊正作腊鼎實以兔之屬爲腊鼎也說文䘒食所遺也引易曰噬乾䘒又出胏字云楊雄說䘒从𠂔是古易作䘒䘒之訓爲食所遺於此經不合故楊雄說之爲胏也胏者馬云有骨謂之胏是也四之得金矢五之得黃金皆別爲一象與上文不連屬解者並云噬而得之於義不可通也利艱貞吉唐石經吉上旁增大字非是象明言未光安得大吉乎初九象云不行也當依釋文作止不行也言屨校滅止者所以止之使

不行也二之滅鼻朱子去傷滅其鼻非也太玄闕次四
負肥滅鼻美利貞測曰滅鼻之貞沒所勞也彼文正用
此經滅鼻以沒為義郭雍云初上滅字孔訓沒為是
大象雷電項安世云石經作電雷晁公武謂大象無倒
置者當從石經潛夫論云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
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也
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不敢易視此發象義至深切也
漢藝文志云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勑
法　以上噬嗑

賁之為飾是矣三四之賁如則不得為飾釋文引傅氏
說賁古斑字文章皃此卦必兼飾斑二義而鄭訓為變
亦一義也廣雅釋訓賁美也又一義也初二之賁其止
賁其須取飾義也三四之賁如取斑義也上之白賁取
變義也至六五之賁于丘園則當從廣雅訓美矣此皆
一義引申也呂覽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
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者白黑者黑夫賁
又何好乎說苑畧同更載孔子之言曰丹漆不文白玉
不雕寶珠不飾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賁彖云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易凡言小者謂陰也張子云凡言亨者皆陽也陽得柔文之而氣始通陰得剛上文之然後利有攸往小以陰言而其占則為小事也天文也郭京舉正云上脫剛柔交錯一句義海撮要引徐氏亦云上脫剛柔交錯四字以文義推之其說殆是近人謂王注剛柔交錯四字釋上文剛文柔郭據以妄增今考噬嗑彖剛柔分无妄彖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剛中而應大過彖巽而說行王注皆覆舉之此例甚多要見此注之剛柔交錯非覆

舉經文乎郭京雖多妄解如此等則固不可易也況又有徐說足證乎

賁其趾釋文一作止是也止非趾字乃不進之義與二賁其須同義須待也初彖不進故曰義弗乘二彖有待故曰與上興上謂三也渙上云渙其血去惕出虞讀渙一字為句其血去惕出五字為句此當同之初二皆賁一字為句言當賁之時也其止其勿進也其須其待而後興也虞果云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之象此謬說也李中正譏輔嗣以須為髭鬚云傳注謬如此

者不少有卓然之見然後不為所惑可謂偉識也
濡如盧云有坎水以自潤此以互體言也王介甫云賁
如自飾濡如六二飾之按王說是也盧及侯果均云二
三同德象云終莫之陵者衆陰不能陵陽初上不能陵
中爻也
皤如當依孔疏皤是素白之色王注或飾或素於小象
疑義極合說文皤為老人白引申之則凡白皆可名皤
爾雅繫皤蒿釋文皤白也此斑如謂飾皤如謂素也馬
荀訓高未當董云馬作足橫行曰皤顧炎武引蔡邕述

行賦乘馬蹯而不進證皤為蹯不知乘馬尚在下文此經別為一義於乘馬無與不得以蔡賦說之乘馬翰如匪寇昏媾與屯二同辭皆謂乘剛也乘馬昏冓皆謂三也

賁于丘園王注不以聘士為義據張平子東京賦云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則聘士乃漢人古義也荀云賁飾丘陵以為園圃隱士之象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皆與張賦同義輔嗣殆是取說戔戔馬虞並云委積之皃至王介甫乃云戔

戔損少儉而用禮末失中也而蘇子瞻亦云薄禮足以
相縻汝綸案戔戔若訓委積不見吝義孔疏云漢聘隱
士用羔雁玄纁蒲輪駟馬豈止束帛據此則王蘇云損
少薄禮者是也公羊傳注諓諓淺薄之意詩小戎傳俴
淺也考工鮑人云則是以博為帴也司農注讀帴為翦
而訓為狹荀子修身篇云少聞曰淺凡从戔之字多以
薄狹為義則王蘇之說固有據也
大象明庶政蜀才明作命是也命庶政即論語必也正
名乎之義列庶政而正其名此所謂郁郁乎文者也无

敢折獄獄不可以飾也 以上賁

剝之名義馬云落說文云裂而大乎擬之為割據爻詞云剝牀則當訓割其云剝廬則宜為裂為落也漢志劉向以為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據此則劉亦以剝落說剝而此卦之彖又取衆陰從陽行令誅殺為義太乎所以為割也彖云觀彖觀卦象而得順止之義耳虞安以削觀成剝說之而輔嗣解為觀其形象尤為謬說卦繇之義則鄭云小人

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最得指要大象厚下安宅反其象以為義也蔑貞之蔑馬訓為無是也當剝之始剝漸及身尙不為凶惟無正則凶也辨當依釋文引黃云贙也范雎傳雎佯死即卷以簀簀者所以薦也剝及之則未有與矣復之以其國君凶朱子云以猶及也此經之以王引之亦訓為及是也小象初之以滅下則以讀為已初之足謂牀足也四之膚則人膚也不嫌同辭又按膚京作簠云祭器京易殘缺不可考此簠為祭器則牀當為庋簠之禮器矣巽之巽在牀下荀及九家皆以告

畐說之周禮掌次張氊案注云以氊為牀是禮器有牀明矣然則此卦所云牀亦禮家之案王注為人所安者殆非也六三剝无咎釋文無之字晁云京劉荀爽一行皆无之字則有者涉小象而衍也易於上爻往往別出一義變文以盡其言如師如蠱皆是也獨剝於五即別出一義貫魚以宮人寵者率羣陰以事陽后妃之象也上九君子謂陽小人謂下五陰自君子言之則五陰載之得輿之象自小人言之則陽覆其上是廬也五陰共剝此陽是自剝其廬也故小象戒小人之終不可用也

朱子語錄云家廿叔言廬當如秦無廬之廬謂戟柄也據此則剝廬當如左傳剝圭以為鏚柲之義然彼云剝圭不得言剝廬也京房易傳小人剝廬厥妖山崩是謂陰乘陽弱勝彊今以廬為戟柄於象無取朱子但傳其家學耳不謂其說為是也　以上剝

予解復之七日既取胡一桂一爻當一日之說而云復自坤來可不待解說而明矣京雖以六日七分言易其說七日云六爻反復之稱則最得象義至如震既濟之言七日者何也曰彼以陰陽對待為說也震之對為巽

震二一變乾二一之陽為陰是陽失矣自二一起終震六爻益以巽之初二一為七日則陽來是得貝也既濟之對為未濟其二一爻亦變乾二一之陽為陰自二一數之終既濟益以未濟之初二一為七日而陽亦來是得茀也皆以一爻當一日也太玄割擬剝也其首辭云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乎無六爻而云七日何也曰乎以二一贊當一日自割初一數之至止之次三終六日至止之次四為七日矣其辭云止於童木求其跡穀跡穀者果實也童木不得有果實故測曰其求窮也果實為陽陽絕故求

窮其說所云七月幾絶者此也范望不知而說七日爲四十九日失之遠矣夅之七日與易絶異何可比而同之哉

復之名義爲反故彖釋之云剛反徐幹中論云明莫大于自見聰莫大于自聞睿莫大于自慮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无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與是主自反爲言者也惟反之一義不足以盡復卦之旨故大玄擬之爲周其辭云陽氣周神而反乎始蓋周而反始而復之義始盡故曰出入无疾曰反復

其道皆周而反始之說也其云朋來无咎房審權云欲彖陽漸進誘之之辭也京作崩者假字耳說以自上下爲崩非其義矣孫云出入王注云入則剛今本作爲字誤據孔疏校改反出則陽長者是也天地之心於何見之即於剛反剛長之爲天行者見之矣歐陽公云天地之心見乎動一陽初動於下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也是說也上本荀爽下開程傳大象至日虞云冬至之日是王兼二至言之非是閉關不行云云宋衷云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者得之

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讖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是古說皆以此日至爲冬至也在初而復故云不遠不遠所以無多悔也祗多假借左傳祗見疏也服虔本作多也休復所以爲下仁者王注陽爲仁行是也他卦皆上行以初爲下獨復以還反爲義還反則二下於初也頻復與休復對文休爲喜故馬云憂頻虞言頻蹙蓋古義也中行獨復者中道獨反也敦復迷復之復皆爲周復之復不取反爲義說者皆以

爲反於文未審上之國君荀云謂初是也易以陽爲君復以一陽在內爲卦主故有國君之象以其國君凶極言陰之敗耳陰之敗敗於陽非初九亦因上六而敗也毋以詞害義　以上復

无妄京及馬鄭王並云妄猶望无妄无所希望是也李鼎祚取无虛妄之解故不載馬鄭舊說惜哉史記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是周時古義如此无妄猶言不意也谷永疏遭无妄之卦運蔡邕

和熹鄧皇后謚議云消無妄之運皆用古說无妄之運災運也虞引京及俗儒以爲大旱之卦（虞云俗儒謂世儒也荀子云俗主謂世主也）萬物皆死无所復望而論衡亦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是皆以災爲義故雜卦云无妄災也大玄擬之爲去其首辭云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宋衷釋之云萬物倜倡不知所處也倜倡不知所處亦无妄義也處无妄之世以正爲主故云其匪正有眚彖云大亨以正非繇義也元亨者乾元來而通於內也不利有攸往故利貞貞定也天命不祐行當依馬讀

言往無所之者以天不助其行也大象取茂對時育萬物者與剝之厚下安宅正同皆反其卦以爲義也茂者馬云勉也對者孔疏云當也言當无妄之時勉以育物爲事也物與无妄者雷聲震驚出於物之不意也物與之與虞讀舉而王訓皆者是也太玄禮首云上下正體物與有禮是擬此文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云者猶言爲頭白馬生角必無之事也甚言其不利往也禮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當是異本此經言世有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時乃爲利往之時耳猶云羝乳乃得

歸也自來說者皆失之小象未富之富讀若福言往不得福也其但稱不耕穫三字於辭未終坤六三或從王事隨上六拘係之皆不終其辭小象之常例也无妄之災无妄之疾災疾之出於不意者也三之繫牛張橫渠云緣耕穫生詞也王注以行人爲有司義殊迂曲朱子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詰捕之擾是也四之可貞歸熙父云三四相承无妄之災可貞以守也五言疾者郭雍云易以乘剛爲疾也无妄之藥謂二也二不利往故象不可試卦惟初九利行餘皆不利于行至上則

无窮也以无妄爲无虛妄者望文生訓虞訓妄爲亾亦

贶說　以上无妄

大玄擬小畜爲歛擬大畜爲積皆無止義大象多識前

言往行學易之積莫要于此象之能止健虞云健乾止

艮舊讀言能止健誤依虞說是本作能健止釋內外二

象非卦有止義也大者陽也陽能積聚萬物故曰大畜

大玄積首云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

是其義也繇言不家食者取陽能聚物爲義故象云養

賢禮表記引此經證事君受祿之義義海引陳皋云上

爲養賢之主四五爲疾賢之人乾之三爻求進之君子也最得象義凡陽之行遇陰則通遇陽則阻故初二皆不進而三利往也其艱貞則以上卦艮止之故艮馬逐當依鄭本作良馬逐逐曰閑輿衛當依鄭曰讀人實反而訓爲日習車徒云衛者如左傳云文公之入無衛之衛謂徒衛也上欲艮止而我志在行故日習爲行具也上欲止而象云上合志者通三爻爲止專主上九爲合志也京房易傳經曰良馬逐逐進也言大臣得賢者謀當顯進其人否則爲下相攘善京以良馬喻賢於象之

上合志尢合陽爲艮馬陰爲童牛爲犢豕四偪於二五閡於上皆楅衡之豕牿九家作告說文同云牛觸人角著橫木以告人也牙依鄭讀爲互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司農注互謂楅衡之屬是也一說童牛釋文云無角牛也牿當依劉陸作角童牛尚無角犢豕雖有牙亦不足害物四象童牛之角五象犢豕之牙皆不害於陽者也虞云劇豕稱犢說文同云劇豕即劉所云豕去勢者也上九何天之衢鄭云負荷天之大道揚子劇秦云荷天衢晉靈光殿賦荷天衢以元亨皆同鄭說

而吾縣馬其昶云何當依虞訓爲當當天之衢與漢書
敘傳並乘天衢王逸九思躡天衢以長驅郭有道碑超
天衢以高峙並同是此經虞鄭二義皆可通也
大象天在山中假象耳無義意象之日新其德王弼讀
是剛健云云已是卦德下不得更言其德也　以上大
畜
頤之繇觀頤自求口食但言觀頤之象而得自求口食
之義耳口食謂福祿自求口食猶云自求多福也此句
無觀義彖云觀其自養非其本指至分觀頤爲觀人自

求口食爲自觀皆彖所推衍繇詞本不如是也五經異義引京氏說臣動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此殆頤卦之說於彖文所養自養之外又發養君利下之義亦推衍其詞不爲本義也潛夫論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此與京義相發能讀爲乃也朶頤京作揣而其詁當依鄭訓動爻義則王云舍其靈龜之明兆闚我寵祿以競進是也爾謂初也我謂上成卦之主也古以龜爲能前知用之卜故云靈龜以喻明智也說者以不食說之

非其義也二一四之顛頭顛讀爲竇漢紀以竇顏爲顛顏戴記玉藻盛氣顛實亦以顛爲竇也拂經之拂子夏傳云輔弼今不能考知其說據二之小象以悖說拂則拂怫同字史記五家之文怫異索隱云怫悖也丘者丘嫂之丘孟康云空也拂經於丘頤悖其空頤之常也三之拂頤謂不可於口也漢書杜欽傳言之則拂心逆指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云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拂頤與拂心拂耳義同也張橫渠項安世均依王注以拂頤貞爲句疑非也四之逐逐當依荀作悠悠漢書作浟劉

表作篴子夏作攸皆悠之假字今作逐者葢依虞喜志林改之漢書敘傳六世眈眈其欲浟浟應劭云眈近也悠遠也言武帝内興文學外耀神武此最得爻義說文眈視近而志遠引易虎視眈眈說文殆合易二句爲訓也虎視眈眈者視近也其欲浟浟者志遠也眈眈張壽碑作覞覞乃異文王注逐逐爲尚敦實是借逐爲篤其義不如應劭之允也三云拂經屬下爲文五以拂經斷句非其義矣王注六五云以陰居陽拂頤之義也不解經字據此則五之拂經本作拂頤傳寫者誤頤爲經而

孔疏不能校改耳二四以陰居陰皆爲賓頤三五以陰居陽皆爲拂頤故王注於五發其義也上之由頤由乃妯之借字詩憂心且妯毛傳妯動也由頤亦當爲動頤與朶頤同初之朶頤即謂上也知上取動頤爲義矣云由之得頤者望文生訓耳或言由頤與由豫同文不宜異解其說非也古字多假借今轉寫而爲一字耳古本未必然也且如四之其欲逐逐古自作攸攸豈可與良馬逐逐合爲一解乎　以上頤

大過大玄擬之爲失是過爲過失之過又擬之爲劇文

選注三引說文並云劇甚也今說文奪此字子雲劇秦
云何其劇與過而甚之之詞也劇借爲勮廣韵勮疾也
失首云陰大作賊陽不能得乎以消息準易是時陰大
賊陽陽不能制陰故爲陽失陽失故爲大過也劇首云
陰窮大泣陽無介儔离之劇言陰盛大凝迈萬物羣附
麗於陰於是陽劇矣陽劇亦爲大過故彖曰大者過也
繇辭棟橈虞云謂三按繇蓋以三四爲棟以初上爲橈
故云本末弱三與卦同辭而義自異三之不可有輔而
凶自棟言之卦之利有攸往而亨自治棟者言之輔嗣

云君子有爲之時是也有爲矣象乃言遯世无悶者歐
陽公云易非一體之書卦不爲一人設也藉者封禪書
載管仲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者是也吴氏
纂言云古者祭祀縮酒沃灌薦牲薦黍稷皆藉以茅其
義則大傳備矣而王駿釋之云臣子之改過自新絜已
以承然後免於咎見漢書宣元六王傳以改過爲說尤得此卦之
恉九三居下卦之上下有初六爲棟橈之象九四居上
卦之下上有九五則爲棟隆之象三以應上爲不可有
輔四以應初爲有它此易明也獨二五夫妻老少漢人

并以初爲女妻上爲老婦荀謂初二失正當變初數六爲女妻二數九爲老夫五上得正不變五數七爲士夫上數八爲老婦而虞氏辨之云悲夫學之難而以初七爲小反以上末爲老汝綸謂初爲少上爲老殆無可識惟五爲少二爲老又與陰爻乖異是可議耳愚意此不取全卦上下爲義但以兩爻承乘爲象初爲女妻二在其上即爲老上爲老婦五在其下則爲少也稊荑同字鄭訓荑爲木更生京氏亦云枯木復生劉越石勸進表生繁華於枯荑用鄭義也王注稊者楊之秀也疏以穗

釋秀視京鄭義爲長夏小正傳穟也發孚也發孚即穗
也蘇子瞻云穟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
逮其終也得其家矣易言无咎无譽皆非美占九五王
注處棟橈之世而爲无咎无譽何可長哉最得爻義坤
六四荀子亦以爲腐儒也上之過涉王引之云誤涉者
是朱子云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亾家此是凶
然而其心何罪不可咎也義同輔嗣而後漢書載趙溫
書云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其說乃
絕異經止四言耳讀之而得其層累之數如此此見漢

人之盡心於經之詞義也又案過涉滅頂已採習坎立
文　以上大過
習坎以二字爲卦名也項安世云坎在六子之先故加
習以起後例是也習之義爲重故彖釋爲重險而大象
言常德行習教事者取象於水流之不息耳非習坎之
名有便習之義也坎之義爲險爲陷又爲勞故曰勞卦
又曰勞乎坎而大玄擬之爲勤也王注剛在內有孚也
陽不外發心亨也張子云外雖有險尚處之心亨不疑
則雖難必濟得縣義矣窞者釋文引說文云坎中更有

坎者是此爻之象也二一之象王荆公說之最當其言曰九二未能出險爲六三所揜可以求比於初而已三之坎坎重言形況之字項安世云坎坎勞也引詩坎坎伐檀爲證愚意爾雅釋訓坎坎喜也喜爲此經之詁詩之坎坎皆以聲言廣雅所云欿欿聲也乃詩詁與易義異坎爲勞卦來之即勞之也三在內卦之上若將出險故勞來而喜然外險又至故又有檢枕入窞之象象所以言終无功也險且枕鄭作檢且枕云木在手曰檢在首曰枕而陸云閑礙險害之皃即兼檢枕爲說也枕九家

作玷古文作沈王樹枏云說文沈一曰濁黕也楚辭九
辨或黕點而汙之玷即點也沈與玷一義蒙謂依九家
義則險如字讀言方勞來而喜而險又黕點之故又入
坎窞也尊酒簋貳用缶鄭虞皆斷三字爲句當從之簋
缶牖咎爲韵如王注以二簋爲簋貳不惟失韵且亦不
辭虞云貳副也禮有副尊鄭云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
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鄭所引殆古逸禮
而以簋爲酒器其云尊於簋與禮器云尊於瓶同文缶
亦酒器禮器注云缶大小未聞者是也象之尊酒簋貳

朱子依釋文行貳字今從之納約自牖虞本納作内晁氏引京一行亦作内云内自約敕牖陸作誘詩天之牖民傳牖道也韓詩作誘自者從也内約自牖者内自約敕以從道也五之祇既平王云祇辭也讀祇既平五字爲句說爲盡平乃无咎明九五未免於咎與小象中未大之義極合孔彪碑引此經云祇用既平則祇爲語詞決矣中未大虞及孔疏皆云未光大集解作中未光大是也張子云坎盈則進而往有尙矣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爲可惜也程傳亦云剛中之道未光大似張程

所見本皆作中末光大與集解同也上六之寘于叢棘
猶困之言據于蒺藜云爾儒者以三槐九棘說之作易
時殆未有也荆公云不得者罪人不服之辭也按康誥
凡民自得罪荀子亦說爲服罪坎爲法律陰柔居上用
法失道以此罪人不服云三歲者九家易云上罪三年
而舍也　以上坎
離爲附麗荀云亦爲別離者非經義相附麗則相應故
大爷擬之以應而其贊詞又時取附麗爲文也坎陽陷
宜動故云往有尚離陰麗宜靜故利貞貞者定也陰定

則陽通故亨牝牛自古以爲离而虞乃易之爲坤非其義也王注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强而內順牛之善也最得彖義程傳但言養其順德何以别於坤乎彖云柔麗乎中正故亨者其釋利貞之貞爲正不以爲定也孔疏此彖既釋卦名卽廣歎爲卦之美乃釋卦下之義與諸卦不例者此因文之便更无義例蒙謂故亨之下更接是以彖文自有脫誤當云离麗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日月麗乎天百穀艸木麗乎地依王肅本改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是以畜牝牛吉也漢埶文志云

劉向校尚書率簡廿五字者脫亦廿五字簡廿二字者脫亦廿二字此經自日月麗乎天以下凡廿三字蓋倒亂者一簡而學者不肎改移而據誤本說之此過書舉燭之類也日月麗天論衡云若人附地而圜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磑上古人測天未精今西法入而舊說可一切廢弃矣二與初相麗故有交錯之象敬之敬此履錯然者也二之黃離與坤黃裳詞同離者婦人佩飾班倢伃賦申佩離以自思是其物也日昃之離離謂日也說卦離爲日荀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不鼓缶

而歌則大耋之嗟言不如此則如彼也鼓缶之歌亦所謂及時行樂耳句下依鄭及古文㓕凶字五之麗四則有突來之象四不能制五則無地自容故爲焚死棄之象鹽鉄論說此經云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是也說文去从倒子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者此自去之本詁易之突如則固引申之詁而如淯以不孝子釋此爻非也六五釋文戚下出咨字云慼也咨無慼訓然疑經文本有咨字五乘四故涕嗟附上故吉離諸爻皆取陰麗于陽爲義至上九則別出一義爲除其非類之象文之所

以賁變也小象以正邦也下依王肅本增獲匪其醜大有功也八字离上九爲王而六五麗之故曰离王公解者必以五爲君失之矣徐幹中論云易离象稱大人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汝綸案大人謂聖人在位　以上离